

世界政治家列傳

中華民國元年

英 國  
格蘭斯頓

上海廣學會譯印

923.242

勒



3 1764 7657 4

10933

MG

K835.61

5

7.4

# 世界政治家列傳

英國

# 格蘭斯頓

中華民國元年

上海廣學會譯印

必翻  
究印

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LIBRARY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STATESMEN  
(ENGLISH)

Edited by Dr. Timothy Richard

---

LIFE  
OF  
W E GLADSTONE

TRANSLATED BY

CHANG WEI CHIN

---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12



英大政治家格蘭斯頓傳

英國勒舍爾原著

古滬張味久譯

第一章

西歷一八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倫之利物浦有一偉人生焉。曰格蘭斯頓。名維廉愛華脫。其先世向居蘭加休之北。去蘭加休頗遠。在立褒湯境內。本爲蘇格蘭種。其遠祖有名赫伯德者。富有田產。當一二九六年時。效順於英王愛華德一世。王錫以勳爵士之榮譽。其後裔世襲此號。以武功著於邊境。數傳至湯懋斯。以販穀爲業。經商於雷斯。其長子名約翰。承父命售穀於利物浦。卽格氏之父也。約翰工於貨殖。爲利物浦巨商。某所信任。遂家焉。巨商知其才。以爲記室。約翰得所憑藉。益展其才。浸爲利物浦商界之領袖。并被舉爲議院代議士。有聲於時。卒於一八五一年。夫人安氏。生子女六人。格氏其第四子也。格氏生當世運迍之際。歐洲大陸與英吉利國民皆有蹙蹙不寧之象。其在



歐洲雄材大略之君主。方日事殺伐。冀遂其大一統之雄圖。洲內各國咸惴惴焉。危如累卵。朝夕自保之。不暇。其有起而與抗者。往往無效力。至英吉利之內。內容則國王昏眊。嗣主驕奢。人民受治於暴政之下。而所謂議院之代表。亦惟仰承意旨。同歸腐敗。教會者所賴以闡明正道者也。而亦聽命於強權之驅策。基督宗風。邈焉墮地。甚至一國之學問。亦爲暴君悍吏所主持。神聖不可侵犯之法。律乃至爲暗殺者所利用。禁令多而商業衰。道德微而信用失。民生必需之物。貴而難得。生活之途。既窮。重以兵戈饑饉之厄。當此之時。人民欲一白其疾苦而謀所以補救之策。舍揭竿抗拒外。別無他術。是製造革命之原料。固已無乎不備矣。識者私憂竊慮。以爲英亂將作。獨約翰之意。以爲是猶非可慮之甚者。欲保障人民之財產。維持地方之秩序。莫患乎使外人得肆其干涉。而益以內亂維時。法蘭西藉戰勝之餘威。方逞其勢力。以陵轍英政府。而英之輝格黨。進卽黨改復乘勢鼓吹民權。漫無限制。約翰目擊情形。不勝憤懣。遂一變其贊成。

輝格黨之意見。而黨於鉛寧。鉛寧者多利黨守即黨保也。約翰由是服膺多利主義。以鉛寧之力。得選爲利物浦議員。二人交誼日益親密。約翰爲人強毅果敢。擅口才。饒有資產。在利物浦商人中。矯然爲物望。所歸地方上人咸奉爲泰斗焉。約翰之家庭教育亦有異於尋常者。所謂父嚴母慈。約翰之家庭有焉。約翰之教其諸子也。隨時隨地。施以訓誨。事無大小。輒與其子女研究而討論之。家庭談話。惟聞終日斷斷辯論而已。約翰和顏悅色。誘之盡言。而斷制之處。則必爲之剖析。是非不少假借。甚至一魚之如何烹調。窗戶之應否啟閉。天氣之將晴將雨。亦爲辯論之資。他人或以爲異。而格氏家人父子。則若以此爲足寫其天倫之樂者。

格蘭斯頓初就學於西福斯之牧師。年十一。其父遣之入伊敦學塾。自來入此塾之學童。無如格氏之幼者。格氏寓婦人休雷家。所居面教堂。格氏在塾中。卽篤好經古之學。勤於誦習。復以休假日補習數學。教員霍脫雷以其所爲臘丁

詩授之。格氏讀之大喜。其篤好古學。實源於此。由是益思深造。以竟其業。其於  
逡譯希臘。丁文字。本非性之所近。而浸淫既久。同學中除阿德赫威外。皆瞠  
乎後矣。

格氏自少年時。卽知敬畏上帝。舉止恂恂。宅心良善。在伊敦學塾時。同學哈密  
爾敦。嘗謂我本一慵惰之兒童。自識格蘭斯頓後。頗獲寡過之益。以一髻齡學  
童。而能使後日宗教界之大賢。受其漸摩之益。自古迄今之首相。殆無此佳話  
也。同學中最相契者曰哈蘭摩。亦伊敦塾之佼佼者。二人異宿共膳。雖值假日。  
書信往來無間。此外同學之著者。如斯賓色。滑波爾。後爲民部尙書。查理鉛寧。  
後爲印度總督。哈密爾敦。則後爲賽利斯培雷主教者也。

格氏性不好弄。而喜爲操舟之游。自讀書作文。或與友朋辯論以外。尤喜在文  
騷附近。與其意氣沆瀣之同學散步爲樂。某童致書其母云。余所見校友聰明  
曉事。無過於格蘭斯頓者。此等讚語。出自年僅象勺之學童。亦不易得也。

伊敦塾有文學會焉。按時發刊雜誌。皆塾生所著。莘莘學子。類一時之秀。而格氏以髫年後進。一躍而居總撰述之席。每逢辯論會。無役不與。辭令。輒冠其曹。偶格氏之英聲俊譽。由學校中少數社會。漸推及於世界多數社會者。自此始也。伊敦學會之宗旨。爲純粹的保守主義。禁論時政。然會友時假歷史及文學問題。以發露其論政之意見。如施脫蘭福德天十七世教貴族英國及英王查理一世之被殺。格郎威爾與密爾敦之品格。盧梭之民約。英后加羅林之行詣。爵紳加斯德雷之外交。皆爲會中辯論之資料。一八二五年。格氏被舉爲會員。時纔十六歲耳。是年十月爲第一次演說。其題目貧民教育。是否有益。格氏力言貧民教育之不可緩。其辭令之表見。卽於此次開其幕焉。顧格氏之才。豈獨見諸辯論已哉。其在會中之治事才。亦爲儕輩所不及。見有才能可造者。輒引爲會員。添購報章多種。以發達會友知識。增訂規則若干條。取締會友舉動。並擬罰章。以爲破壞秩序。違犯會規者戒。嘗自以議及不合法



之問題。照章處罰。其嚴於守法。如此。在辯論會中。主張貴族政治。而反對民主政體。自言於法國所爲。生平甚不喜云。

一八二七年。伊敦創辦一報。曰伊敦雜誌。格氏與焉。未幾遂爲總編輯員。每一雜誌出。格氏著作最多。凡各種文字。皆有格氏手筆。若例言。若論說。若諧文。若史評。若翻譯古文。以及詩歌之類。無不勝任愉快。既而編輯員哈蘭摩賽爾文等諸人。均離伊敦。惟格氏與陶哀爾任編輯之事。二人爲編輯部主要人物。而格氏尤獨任其難。非其材力足以包舉一切。則伊敦雜誌必且中輟。陶哀爾之父嘗語其子云。格蘭斯頓之文才。未必勝於爾。與哈蘭摩。惟其治事才實爲爾等所不及。他日必爲大器無疑。其同學諸友亦皆奉格氏如泰山北斗焉。

格氏既卒業於伊敦學校。遂於一八二七年基督誕辰。離校而就學於私塾。凡六閱月。其師一爲斗耨博士。卽後爲加爾各搭主教者。格氏嘗自記與斗耨同居事。其中有令人注意者。據云。某日同遊麥克雷斯斐爾。觀一絲廠。廠主以所

製絲巾示余等。深咎下議院議員赫斯吉生提議禁止外貨輸入之非計。余因之頗有所感。竊疑政府定律使國民常製此等劣貨而絕無觀摩之益。其用意果何在耶。

一八二八年十月。格氏入奧斯福大學分校。此校名基督教院。時爲彼校極盛時代。同學者多日後知名之士。又坎勃列支大學生輒與奧斯福大學生會集。辯論學問政治。名曰聯合辯論會。是年十二月。坎勃列支遣來赴會之大學生。其長於詞令者。一曰密爾奈斯。嘗自敘其往奧斯福情形云。辯論會諸員。其中髻年稚齒而具鶴立雞羣之概者。當推格蘭斯頓。當時豫備畢業生中。篤學勵行。無過格氏儼然爲同輩模範於貴胄學生之放縱不守規則。尤痛惡之間。與同學飲酒。輒有節制。不特同時校生爲之感化。甚至十年後之肄業奧斯福大學者。猶師其餘風以多飲爲戒焉。

其時奧斯福大學生欲得古文學位者。考試前之預備。甚爲繁重。如欲考入第

一班。其備考之書。以十二種至二十種爲率。大抵皆希臘古籍。考試之第一日。試以名學及由英文譯臘丁文。第二日試以英國文辭及由希臘文譯英文。第三日試以臘丁文辭及由英文譯希臘文。第四日試以阿利斯多德與柏拉圖學說。希臘史學。經文學。物質學。及各種評論。第五日試以白脫婁學說。倫理學。臘丁史記。此外尙須試以神學。顧格氏之意。猶以爲未足。復欲得數學名位。故於疇人之業亦頗用力。研究。每晨攻課。以四小時爲率。從不以他事間之。課畢則散步以練衛生之術。晚睡以前。必誦讀三小時。其師弼斯高教士。講演阿利斯多脫之學說。當時大學中程度最高之學生。咸傾聽焉。格氏屢往聽褒湯博士講論神學。及普賽博士講論希伯來文字。又私與宓次阜研習古文學。格氏素濡染鉛寧之訓誨。鉛寧長於辯才。格氏嘗於利物浦下議院聆其演說。甚爲欽佩。其在聯合辯論會初次演說時。主張廢除天主教徒服官律。而於猶太人之服官律。則以爲宜仍其舊。又反對遽除鬻奴律。以爲宜漸而不宜驟。其

演說中最足使人注意者。爲反對改進黨之改變選舉議案。當時有議員阿爾斯湯者。因聞格氏之言。竟離改進黨而改入保守黨。格氏以一大學生而其言之價值如此。其爲社會所器重。可概見矣。

奧斯福大學之教旨。教人以注重國家。及保守主義。其持論以爵位門第爲重。謂政界最高之地位。惟少數之貴族得居之。人民惟應服從法律。不得有參預立法之權。言及自由。雖學校高材生。亦輒相顧。引爲大懼。一八七八年。格氏在奧斯福之改進俱樂部演說。嘗以此語人云。

格氏之父。敬畏上帝。其母篤信福音。故其家庭教育。素深於宗教。自入伊敦學塾。以迄入奧斯福大學。行誼謹飭。動合宗教。規則。加以在大學中受宗教之陶育。故其熱心宗教。同學中莫與倫比。既畢業於奧斯福大學。自念家境豐裕。無須從事生殖。思欲盡力於教務。惟其父頗不謂然。格氏雅不欲違父命。遂於一八三二年春離奧斯福大學。往遊意大利者六閱月。習其言語。藝文。瀏覽其風。

景及至九月而祖國忽以書促之歸屬其競爭議員之一席。

## 第二章

窮則變。變則通。立國之常理也。當時之英吉利。其所謂窮則必變之時乎。當一八三二年初。次推廣選舉權之後。有心者急欲一觀其影響。老成持重之士。謂政府既從民所欲。而許以變法矣。革命之禍。當可藉以消弭。然富家巨室及中懷。恒怯酷喜古法者。猶竊慮民心未足。將有流血暴動。以更求變法之舉。且法國方從事革命。其思潮。或將輸入英國。阿爾蘭人心亦蠢然不靖。大有旦夕發難之勢。人民財產。岌焉可危。商業亦疲敝。而不振。禍機伏於眉睫。而政治之敝。疫癘乘之。大邑通都。死亡枕藉。人民常惴惴焉。朝不保暮。其教會中人。則惟研究預言。以爲世界末日。將至。當有第二救世主降臨人間。人民因恐懼之心。發生種種幻想。惟見識高遠者。深知欲措英國於治安。非使宗教中實踐思想。灌輸於政界。不可。加拉哀爾有言。今日吾人之大病。乃在遺忘上帝耳。格氏幼受。

敬。天。畏。人。之。教。篤。信。基。督。福。音。畏。言。革。命。以。不。信。上。帝。爲。大。戒。以。效。力。國。家。爲。急。務。當。此。之。際。正。格。氏。建。功。立。業。之。會。也。

鈕鉛斯爾第五世公爵。多利黨之饒有勢力者也。先是一八三一年。紐沃克舉一急進黨之律師某爲議員。大佛公爵之意。因思得一崢嶸之少年爲紐沃克候選議員。攻去某律師而助公爵以恢復其在紐沃克之權勢。其子林可恩爵紳與格氏爲同學友。嘗在奧斯福辯論會中。聆格氏反對改變選舉之演說。大爲傾服。至是致書其父。譽格氏之能。公爵遂召格氏歸。爲紐沃克保守黨之候選議員。時格氏年二十二歲。聰明強健。知識過人。尤篤嗜政治。言長於辭令。儀表豐偉。氣宇軒昂。望而知爲不凡之器。

格氏當選舉期內。對於舉主之演說。絕無人已黨派之見。其意謂救國之要。首在政府與議會中人一切舉動。皆以宗教之道爲準。則貧民尤宜注意。佃戶用力於田畝。亦當妥訂章程。計工授值。并爲之分配。住屋。惟格氏於鬻奴問題。則

謂此係基督聖經所許但奴僕亦宜施以教育而徐圖釋放之策。時與格氏競爲紐沃克議員者爲亨特雷槐爾德二人。槐氏爲改進黨知名已久。格氏則罕有知之者。衆人聞其演說始驚爲奇才。及揭曉格氏得票最多。紐沃克例舉議員二人。格氏遂爲第一當選人。而亨特雷次之。數星期前格氏之友某語人云。格蘭斯頓如獲當選。吾歡喜無量。其爲人也。有時似近偏執。然高尚任俠且深於保守主義。而其口才又足以自表其志趣。得若人爲議員。吾等所馨香而禱祝者也。又有曩在聯合辯論會持改進黨主義以反對格氏者。至是聞格氏入選。亦作詩以讚美之。夫以政見迥異之人。而猶不能不歎服其才德。則其爲人可想見矣。

選舉法初次改變後之議院於一八三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開會。此紐沃克之少年議員亦與其列。厥後五十餘年中。時以崇論宏議。握下院莫大之勢力。而照耀於英國歷史者。今日其開幕也。時下議院之新議員共三百餘人。改進黨

占多數。其領袖爲爵紳阿爾少伯。保守黨人數雖少而團體甚固。披爾勞伯德爲之長。以幹練著。其阿爾蘭諸議員。以奧康奈爾爲黨魁。維時政治上最大問題。爲國人所注意者。計有數端。一爲阿爾蘭社會現狀。一爲阿爾蘭國教吉利英情形。一爲英倫貧民之苦況。一爲各殖民地之畜牧。開會之日。殖民部大臣施丹雷以釋奴辦法。交議於議院。其法擬自此議通過。著爲定律以後。凡奴僕新生之子女。及現有子女年滿六歲或不及六歲者。皆解除奴籍。其他則定爲服役若干期限。其中四分之三。仍聽主人驅使如故。其餘一分。則由主人給以一定之備值。田主所受之虧損。國庫出金以償之。前殖民部副大臣爵紳霍維克反對是議。謂其辦法過於迂緩。且言格氏之父約翰在西印度地格雷米拉所辦之樹藝場。其奴僕以苦工致死者不少。可見釋奴之宜急。格氏在議院初次演說。卽係辯論此事。其於霍維克攻擊其父諸說。威力白其誣。詳爲解釋。最後謂釋奴之議。非不贊成。惟此事宜行之。以漸。非先爲種種之預備。不可。



凡奴。僕。必。先。施。以。教。育。教。以。治。生。之。工。業。地。主。因。釋。奴。所。受。之。損。失。宜。由。議。院。賠。償。蓋。其。初。之。畜。奴。固。議。院。所。深。許。也。若。始。許。之。而。終。奪。之。豈。得。謂。理。之。平。哉。

至阿爾蘭之情形。尤爲當時重要問題。除弊興利之圖。刻不容緩。史家梅喀雷。至謂阿爾蘭境內。令人不可一日居。伊古以來。歷史所載內亂之邦。較之阿爾蘭。尙覺稍勝一籌也。又據史密徐氏所言。當時阿爾蘭之耶穌教徒。雖起居飲食之地。亦盛設武器以自衛云。但就雷痕史德一省而論。三月之間。犯罪者多至一千二百七十九人。後三月又增至一千六百四十一人。統計一年中。作奸犯科之徒。數逾九千人以上。大抵由生計不足所致。政府提出議案。擬治以嚴刑峻法。以弭暴亂。人民結社集會。阿爾蘭總督以爲擾亂治安者。得隨時禁止。如某地經總督宣告。謂爲擾亂之地。則其居民於日入後逾一小時。卽不許出門。不准聚會。亦不得具稟。并頒行軍律。由官吏派人入民家搜查。有無私藏軍器。禁閱報紙。以防鼓吹亂事。保身律停止執行。

保身律者禁止官吏拘  
禁未審訊之犯人

此議案

旋即通過。著爲律。顧政府以此律過於猛厲。復具一阿爾蘭教會變法議案。以平阿人之心。時阿爾蘭省內。凡地方居民滿八百萬者。信奉國教之教徒。輒有八十萬人左右。全省總主教四十。主教十八人。每年所入。計共金十五萬鎊。教區內之傳道士。皆仰給於什一稅。出此稅者。爲少數之耶穌教徒。與六百萬之天主教民。此外尙有特別稅。名教堂稅。專供教堂之用。取諸各種教民。而管理之權。則操於耶穌教會。統計教會各種入款。每年在八十萬鎊以上。政府之意。擬裁去教區十處。歸併於各區。其教會之入款豐富者。令舉其羨餘。以聽教務專員之處置。向例牧師初年之俸。悉捐入教會。以減輕教堂稅。至是擬令凡爲牧師者。悉分等抽捐。而盡廢教堂稅。又民間所租教會之地。其章程亦須修改。以惠租戶。而無損於教堂。租戶既得利益。令其輸資於公益事業。當必樂從。計可得金二三百萬。以充阿爾蘭公益之用。此議案既提出於下議院。阿爾蘭議員及英之急進黨保守黨。均起而反對。各持一說。而國教會黨抗爭尤烈。以議

院支配教會財產。爲輕慢宗教。及此案再讀時。格氏於衆論沸騰之際。爲阿爾蘭教會辯護。大致以阿爾蘭教會固甚腐敗。然輿論之所以攻擊者。以其富有財產耳。使其易富而貧。果遂能收整頓之效乎。若瓦道埃之教會。其貧甚矣。試問。可以爲教會之模範否。故欲整頓阿爾蘭之教會。宜使每教區中。俱有一會受教育之基督教徒。主持教務。教會行事。但當以闡明耶穌教道爲宗旨。而不可有侵犯人民之舉云云。既而阿爾少伯將議案中支配教產撥爲國用一條刪去。此案亦遂通過。此一八三三年七月事也。

英國定例。凡非國教徒。欲肄業大學者。入學時須聲明願守國教三十九條款。署名爲據。蓋難之也。非國教徒苦其不便。向學者爲之裹足。有急進黨議員虛摩者。提議請廢此例。俾非國教徒。可以自由入大學。惟虛摩於大學情形。似多隔膜。格氏本基督教會之肄業生。時去大學畢業。纔三年耳。宗教及大學章程。均其所深悉者。謂虛摩之議。萬不可行。大學之設。以造就道德爲重。設學生於

所在之校。無宗教。以陶鎔之。而欲求道德之進步。烏可得耶。

改進黨政府。至一八三四年之冬。頗不悅於國民。時改變之選舉法。尙未盡愜人意。內閣所交之議案。其要點輒經議院更改。乃得通過。保守改進黨兩黨。均嘖有煩言。惠靈吞公爵在上議院宣言。政府辦理外交。實不足以保守歐洲之和平。所許阿爾蘭宗教上之利益。亦未見實效。於是倫敦與各省城。咸集衆會議。聲言改進黨政府。破壞阿爾蘭之憲政。人民疾苦。漠不加察。橫征暴斂。尙未盡除。殊負人民倚託之重。各商會亦聯合以攻政府。甚至欲加害於民政部大臣。農人亦組織團體。以抗田主。人民既怨。咨載道。而內閣諸大臣。復以意見不洽。情志渙散。首相格雷。於改進黨主義。根柢素淺。自以既改選舉法。其力已竭。不欲更有所舉動。其婿寶哈摩。性躁。持急進主義甚烈。於格雷之行政。多所不滿。史丹雷。主張用嚴厲之大員。以治阿爾蘭。阿爾少伯爲人。和平謹慎。甚不謂然。時政府建議。擬特派專員。考察阿爾蘭教會情形。及其財政。內閣之保守黨員。均反

對之。史丹雷格蘭哈摩李器蒙力邦俱辭職。既而阿爾蘭人益騷然不靖。勢不得不嚴行懲暴律。禁止人民上稟。并頒行軍律。阿爾少伯以其過於激烈。亦辭職而去。格雷見內閣解體。遂上書乞退。英王初欲以梅爾朋繼其位。會下議院領袖阿爾少伯以襲爵故。入上議院爲議員。王不願改進黨復任內閣。乃屬意於惠靈吞公爵。公爵以讓勞伯脫披爾。王立遣人自羅馬召回披爾。既任事。以格氏爲度支部副大臣。格氏受命後。乃向紐沃克選舉團演說。昔披爾被舉爲丹阜士議員。曾向舉主演說云。變通選舉爲憲法上絕大問題。今已著爲定律矣。凡百君子苟欲致其國於康寧樂利也。不當再事紛擾。使政治上實有缺失。政府亦甚願革故鼎新。以慰民望。惟雅不欲盲從無意識之政。見以博衆好耳。格氏此次演說。其意與披爾同。大致謂前政府變法太驟。漫無限制。致不能安於其位。然則今日所急應討論者。吾人將率爾進行。使成民主政府。或無政府之現象。歟。抑不存黨派之見。力助君主以執行吾英興國之成法。歟。要之不論

政治宗教法敝必變爲古今不易之理而亦吾人當盡之天職且當變而變實保守主義之要素而非於保守主義有所損害云。

一八三四年之議會既終其明年二月召集新議會格氏仍被舉爲議員此次當選者改進黨頗多會下議院燬於火乃會集於上議院之舊址是時始設報館訪員旁聽席雖院中一切辯論仍禁登載然既許人旁聽則議院已承認人民有稽察議員之權可以知其代表之果作何狀矣。

議會召集未幾而格氏由度支部副大臣移任殖民地部副大臣時長殖民地部者爲爵紳阿伯廷此二政治家者年齒懸殊而共事甚相得於是格氏在行政立法兩機關中均有以顯其過人之材力惟披爾內閣閱時不久三月三十日爵紳勒舍爾提議請撥阿爾蘭教會餘款補助普通教育費不專限於教會之用此實前次議奪寺產案之變相而以是反對政府者也披爾遂辭職格氏亦隨之俱退。

格氏既退居優游林下。惟意所適。朋輩往還。頗不寂寞。時而假游戲。以自遣。時而赴音樂會。唱歌辭調。俱佳。聽者咸擊賞。然猶以業荒於嬉。爲戒。逐日自課。有定時。分其半以研究議院職務。而以其半從事文學和墨爾但典之詩。尤其所寢饋不舍者也。以熱心宗教故。逢星期日。必至教堂聽講。行禮拜無間。議員或開討論談話等會。格氏未嘗缺席。一八三六年。格氏演說。爲西印度園主辯護。并盛稱以傭工代畜奴之善。蓋其時此法已實行矣。又論及加拿大政府。深以維持官吏權力地方秩序爲言。最後論教會稅則。謂欲固國家於磐石。則國教在所必需云。

一八三七年六月。英王維廉四世卒。逾月。議院解散改選。孟鳩斯德人慕格氏之名。欲舉爲議員。不成。仍膺紐沃克之選。時格氏已倦於選舉運動。乃於其間遊蘇格蘭。冀有所得。以廣其識。是歲議會無大事足述。其明年格氏復屢爲園主辯護。口才益顯矣。

### 第三章

一八三八年。爲格氏一生歷史所可注意之年代。蓋其傳世之著作。名曰「國  
家與宗教之關係」者。實出版於是年也。當格氏離奧斯福大學以後。未幾而  
羅馬教中興。於是英吉利教之形式。精神。胥爲一變。及是年。而中興之成績。達  
於極點。英倫宗教界。亦潛化於其勢力。奧斯福之鴻才碩彥。熱心宗教者。相與  
者。書立說。以喚醒當世。一時應者紛起。彼等嘗曰。吾人燃燈於幽寂之山巔。不  
意至於今日。回光四照。熊熊者居。然照徹雲霄也。顧其熱誠奮發。爲羅馬教中  
興之助力者。當以此紐沃克議員爲最有價值。而爲格氏之前導者。厥惟何伯  
曼寧二氏。曼寧後爲羅馬教之紅衣總主教者也。格氏既篤嗜宗教。且浸漬於  
羅馬教之主義。以爲凡謬託於熱心英吉利教。而自詡爲之保障者。其見解實  
謬。且徒滋無謂之衝突而已。其一八三八年所著之論說。卽所以矯正其失者  
也。是書宗旨。謂國家所最重者。莫如是非之心。既知此義。於是有兩問題發生。



一爲。治。化。最。優。之。國。其。人。民。是。否。憑。是。非。之。心。以。辯。別。若。者。爲。宗。教。之。眞。理。若。者。爲。宗。教。之。誤。點。一。爲。英。吉。利。三。島。人。民。處。於。今。日。是。否。有。力。助。國。教。之。義。務。格。氏。之。意。在。觀。察。國。家。與。宗。教。之。關。係。援。據。歷。史。以。證。明。宗。教。改。革。時。國。教。所。處。之。地。位。若。何。并。研。究。各。事。之。現。狀。斷。其。足。以。抵。制。各。方。面。之。侵。害。而。維。持。宗。教。與。否。是。書。一。一。發。明。無。復。遺。蘊。復。據。辯。理。學。以。論。斷。阿。爾。蘭。之。教。務。尤。多。獨。到。之。語。又。曰。教。會。之。所。以。維。持。不。敝。者。存。乎。眞。理。而。已。凡。事。施。之。英。倫。教。會。而。見。爲。有。益。者。施。之。阿。爾。蘭。教。會。何。獨。不。然。眞。理。之。有。益。於。人。心。也。實。爲。無。上。至。寶。吾。人。於。阿。爾。蘭。教。會。苟。任。其。腐。敗。不。爲。整。頓。使。其。人。民。棄。絕。於。眞。理。之。外。市。一。時。之。恩。而。令。彼。等。失。永。久。之。利。益。揆。諸。吾。人。應。盡。之。天。職。不。且。大。相。刺。謬。也。哉。

助。格。氏。成。此。書。者。其。友。何。伯。與。有。力。焉。稿。既。竣。何。伯。復。加。以。修。正。及。刊。印。時。始。終。任。校。讐。之。役。翌。年。秋。是。書。出。版。據。爵。紳。霍。湯。言。披。爾。得。是。書。訝。曰。格。蘭。斯。頓。

功。業。前。程。正。未。可。量。奈。何。以。著。書。爲。事。哉。願。當。時。論。者。不。一。其。說。男。爵。彭。生。之。言。曰。昨。夜。十。一。時。余。自。某。爵。紳。處。歸。見。案。上。置。有。格。蘭。斯。頓。新。著。之。書。蓋。於。四。小。時。前。纔。出。版。者。是。書。在。今。日。關。係。甚。鉅。余。閱。之。不。能。釋。手。深。夜。始。寢。晨。起。續。閱。盡。全。書。而。止。英。人。見。解。之。超。卓。當。以。格。氏。爲。最。其。中。議。論。一。若。親。上。帝。之。聲。歎。而。得。其。指。示。者。非。尋。常。人。之。聰。明。所。能。及。也。又。曰。格。氏。之。天。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蓋。不。啻。振。其。奮。飛。之。翼。直。上。天。庭。矣。主。教。尼。烏。們。云。格。蘭。斯。頓。此。書。真。足。震。動。人。心。哉。是。書。出。現。未。幾。卽。已。三。版。文。學。家。梅。考。雷。評。論。之。謂。格。蘭。斯。頓。強。毅。果。敢。爲。多。利。黨。後。起。之。佼。佼。者。如。日。方。升。所。造。未。可。限。量。既。復。致。書。格。氏。云。讀。君。近。作。及。聞。君。梗。概。雖。其。語。出。自。反。對。君。政。見。者。之。口。然。令。余。欽。佩。之。心。油。然。以。生。竊。自。幸。所。見。之。不。謬。也。會。格。氏。以。勤。學。過。甚。恆。秉。燭。觀。書。故。目。力。大。損。從。醫。生。言。往。遊。歐。洲。南。境。一。八。三。八。年。九。月。度。歲。於。羅。馬。其。來。謁。格。氏。者。爲。格。拉。恩。之。夫。人。及。其。諸。女。公。子。先。是。格。氏。在。奧。斯。福。時。早。與。夫。人。之。長。子。相。識。

至是遂聘定其長女爲室。

格氏成婚以後。雖不免紛心家政。然猶手不釋卷。時與友人上下其議論。且孜孜著述。一如其在學校時。維時麥西藏組織一議員會。格氏爲會員之一。此會之設。意在增進教會之教育。同時爲會員者。有爵紳阿虛來山恩、唐柏雷德、高勒列奇諸人。旋組織一教育部。調查各教區教育狀況。又設立學校若干。以維持中等社會之宗教教育。一以養成小學師範云。

一八四十年。中英鴉片之役起。格氏深非之。嘗因辯論此事與兵部大臣梅考雷衝突甚烈。蓋格氏以爲販賣鴉片非正當之營業。萬無以此用兵之理。二人皆擅辯才。然格氏非特以辭勝。兼以理勝。惜其言之不見用也。

一八四一年之初。爲改進黨政府困難時代。財政預算不敷約二百萬。有建議請更改糖稅。以資抵補者。爲下議院所駁。時殖民地部兼兵部大臣勒舍爾爲下議院領袖。請於進口麥稅每四分噸之一。征收二十八先令。定爲常例。酌減大

小麥及雀麥等稅。於是披爾倡議反對謂政府不足信用。凡關於財政上之政策。攻擊幾無完膚。而對於不論市價大小之穀稅。攻之尤力。議院將投票取決。政府乃下令解散議院。及重選議員。保守黨之當選者。較改進黨多八十人。格氏仍爲紐沃克議員。八月。新議院開會。首相梅爾朋以議員多反對之者。遂辭職。披爾復爲相。而格氏亦從之入政府矣。

或言格氏甚熱心於阿爾蘭教會產業問題。頗思爲藩部大臣。以一展其政策。顧披爾素具知人善任之明。知格氏長於經濟學。乃以爲商部副大臣。兼鑄錢局總理。并引入樞密院。格氏於受任時演說。謂英國農夫全恃國家保護。俾有相當之利益。庶免勤而寡獲。保護貿易之法。全在市價無定。故穀稅固應減損。章程誠宜改良。而保護之宗旨則萬不可易。諾斯可脫者。格氏之書記員也。其言曰。今之政界中人。吾所心悅誠服者。惟格蘭斯頓一人而已。吾觀格君。乃代表一種未來之政黨者也。此政黨者。現方祕密組織。雖未甚發達。而其潛勢力。

已日漸滋長。他日必能於善惡治亂交戰之際。教會世界衝突之時。顯其獨立不搖之概。此其事當不在遠。現傾嚮格氏者。頗不乏其人。方摩厲以須。爲鏖戰之預備耳。

至是而格氏之演說於議院者。不能不爲之一變。以前格氏所注意者。大抵關於教會爲多。至是則易之以關涉商務各問題。一爲外國貨稅。一爲機器出口辦法。而於鐵道章程。穀稅等級。及半法尋合按法尋英鎊四分之幣之幣價。討論尤詳。一八四二年。英國修改稅則。進口貨稅。或免或減。計共一千二百種。而格氏實總其成。有反對者。輒反覆曉譬之。格氏既深悉貨物稅之底蘊。又熟審本國商務之利弊得失。而口才之妙。亦足以盡達其所見。於是議院中人。無不驚服。辯雷維爾嘆曰。格蘭斯頓具此材力。自今以後。其遂爲內閣不可少之人物乎。格氏見衆人之傾聽而歡迎也。乃乘機論及社會教育兩問題。辭甚切摯。明年利物浦某學校開幕。格氏演說。力言中等社會之教育。宜加意改良。聞者咸爲感

動。

一八四三年。商部大臣爵紳李邦移任印度事務部大臣。以格氏代之。時格氏纔三十三歲耳。一躍而躋國務大臣之列。且使長商部。尤爲用當。其才是年。首相披爾以阿爾蘭議員之請。允由政府竭力維持該省大學。加增學額。改良內容。務使教育程度。與英倫蘇格蘭兩省。無甚軒輊。當一八四五年議院開會時。政府於同時提出相反之兩議案。一請設立學校於阿爾蘭。一請增加阿爾蘭省梅努斯學校之補助金。梅努斯學校者。天主教會所立。專以教育天主教徒者也。校中經費支絀。故內容日就衰敗。英政府欲結阿爾蘭人之心。故有此議。向例每年補助金九千鎊。至是擬增至三萬鎊。披爾并擬以此定爲常款。不必逐年取決於議院。其學校之修理。亦由工部擔任。格氏對於此議。頗有進退維谷之勢。欲贊成披爾之政策。則與其夙昔之持論相背。否則惟有自行辭職。退出政界。而毀譽一聽之於人。乃商諸其友。副主教曼寧與何伯。勸其勿存退志。

謂格氏在內閣。於教會裨益非淺。爵紳施丹雷則謂格氏而退。必將有力拒政。府之事出現。且因是而起。教務之衝突。格氏亦不得辭其咎。格氏則曰。吾堅持吾意而已。卽辭退之後。亦未必有風潮發生也。一八四五年正月。格氏遂辭職。時格氏第二次修改之稅則業已竣事。較之三年前初改之稿。尤見完善矣。格氏於議院開會時。向衆宣言辭職之故。謂政府補助梅努斯之政策。與吾向所刊行之論說持議相反。設吾自背前言。以徇政府之意。而負此連帶之責任。人其謂吾何。吾今之欲離去政界者。匪特免行不願言之誚。亦欲使對於政府之建議。可自由發抒其意見。無所窒礙耳。

格氏之去位也。衆皆惜之。且盛稱其品格才具。謂內閣既失一賢能之國務大臣。而議院亦失一反對黨之領袖也。格氏既退。於行政議事上。均已無復責任。乃表明其贊成梅努斯政策之意見。反覆辯論。其詞甚長。大要謂國家於各種教會學校。如猶以前此之補助爲未足。而益加推廣。不論其爲何教。概予以漫

無區別之補助。如是而獨限制阿爾蘭之天主教。使不得享同等之利益。豈公平之道哉。

#### 第四章

將屆一八四五年時。英之人民。生計異常困難。始恍然於致此之故。皆由立法之不善。並非不能免之災禍也。例如重要之食物。人民非是則無以爲生。而價值騰貴。得之不易。雖遇豐年。而民之困於食也。如故。有識之士。怒焉憂之。維時下議院議員中有非利尼斯者。見民生之困苦。提倡自由貿易之說。陳於議院。其人見事既明。口才又勝。議院聞其言。始注意於此問題。未幾又有反對穀禁會出現。其領袖二人。一爲勃拉哀脫。一爲高白登。皆當時著名之言語家。於糧食情形。又所深悉。且英民之騷然不靖者。已十年於茲矣。間遇豐年。民食尙可支持。則尙相安無事耳。會各地淫雨。番薯失收。阿爾蘭大饑。當時所陳救荒之策。殊爲奇特。貴族領袖某。勸諭貧人食加利粉。謂足以養生而果腹也。某公



爵則謂阿爾蘭屢有叛亂。政府於此等人民。不必爲籌全體之救濟。但就耳目所及。施與之足矣。又有某爵紳者。謂宜勸民以鹹魚代糧食。并定期禱於上帝。默求神祐。當能轉歉歲爲豐年也。尤奇者。英國當時有一皇家農學會。其中會員。皆英國富紳巨室。而其向各工人。所陳療飢之策。則竟勸人煮骨以食。且公然出諸口。而不以爲異。是亦可笑之甚者也。

時披爾見衆論紛拏。不值識者一哂。於是奮然而起。以爲禁止糧食入口之律。宜暫行解除。乃商之於內閣各僚屬。贊成者僅得三人。其不以爲然者。則請委員放賑。卽舉阿爾蘭各部之領袖若干人。辦理此事。旣而改進黨領袖爵紳勒舍爾自哀丁堡致書倫敦城之選舉團。謂宜立除穀禁。披爾見之。喜其與己見相合也。廢律之意益決。然以內閣諸大臣頗持異見。勢不得不力與之爭。於是爵紳施丹雷與白格魯克公爵同時辭職。披爾亦乞休。英王擬以勒舍爾爲相。不成。披爾復入相。距去位僅十餘日耳。施丹雷不願復入政府。而殖民部大臣

之職。乃屬於格蘭斯頓矣。

格氏自歷年以來。久爲紐沃克之代議士。其舉主則紐鉛斯公爵也。公爵固素守保護貿易主義者。且持之甚堅。其子林可恩爵紳。亦下議院議員也。披爾引之入內閣。公爵雅不願。且以格氏爲己所舉之人。而不肯徇其意。深爲不懌。故當改選議員時。格氏絕不運動。其翌年之大風潮。格氏以不在議院。故不與。顧或謂披爾之主張自由貿易。實得格氏贊助之力云。

格氏聰明過人。爲商部大臣時。深知自由貿易之有益。故一八四五年辭職後。卽著有『近時商法』一書。暢論減稅之利。謂其於商務及國家財政。均有益而無損。且謂工業所用各材料。宜一概免稅。設更以生貨免稅之法。行之糧食。則民心之感戴。益無涯涘矣。至一八四六年間。格氏職守。雖屬於殖民部。而當議院開會期內。院中恆資其力。以籌畫廢除糧稅事。此事經劇烈之衝突。卒底於成。氏實大有力焉。蓋至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而此案之在上議院。遂得爲第三

讀云。

同日又有彈壓阿爾蘭亂事議案。在下議院舉行第二讀。政府大受攻擊。披爾復辭職。自是不復入內閣。其言曰。凡自私自利之徒。固莫不憎惡我。呪詛我矣。然一般恃血汗以得食之工人。他日當永永思我耳。披爾既去。勒舍爾繼爲相。而保守黨之政府。遂變而爲改進黨之政府矣。

一八四七年之初。當更選議員時。奧斯福大學之代議士二人。其一擬告退。於是大學生之嘗與格氏同學及在其前後者。均謀舉氏。鉛寧嘗謂奧斯福大學之代議士。其職位至榮。人所共羨。格氏亦自言生平渴欲得此職者久矣。及選舉期內。格氏對於選舉團之演說。大致謂余初入仕之意見。惟知贊助英吉利國教而已。既而知其無益。試觀數年以來。其與國教異派之教規。既迭經國家之承認。而補助之矣。甚者如哀利。盈蘇。西尼等教派。二派俱耶穌教之異派。近亦聽其傳播而不復拒絕。則奈何對於阿爾蘭人所奉之天主教。而猶斤斤。

焉。拒絕之也。此等見解。偏私害理。非今日所宜有矣。此議一出。而選舉之際。頗有不願舉格氏者。然知者則以爲格氏宅心公正。故舉之者仍屬多數。卒當選爲奧斯福大學之代議士。

綜計格氏一生事蹟。可分爲三時期。第一時期。至辭退紐沃克議員止。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六八年。爲第二時期。一八六八年以後。爲第三時期。

一八四八年。格氏年三十有九。是爲格氏一生最足玩味之時代。格氏初爲保守黨中之主張自由貿易者。既而一變爲改進黨主義。於續娶亡妻之姊妹者。大不謂然。謂其有背於宗教及社會主義。政府嘗欲特遣專使。查察各大學校。氏力阻之。謂如此則示人以可疑。設有欲捐資於大學者。必因是而生阻力云。氏於宗教。亦持自由主義。當時有倡議宗教事務宜統歸政府管轄者。格氏深惡其說。嘗倡議殖民地之教會。不論教士平民。宜悉予以自治權。事雖不成。其宗旨可見也。猶太人欲得議院被選舉權。要求廢除服官律。氏至是亦變其初

見與表同情。當時有攻擊教堂捐者。氏雖未嘗爲之主謀。然亦力爭於政府。謂其足以奪濟貧捐之地。步蓋教會中之極貧者。固不能無所倚賴也。

格氏於商務一方面。尤主張改進主義。蓋自由貿易之法。其夙所崇拜也。格氏以爲當一八四八年之際。各國方持危扶顛之不懈。英國苟能乘此時機。厲行自由貿易。則裕財政而固邦基。莫善於此。又謂兩國對於商務。以詭計互讓利益。此最危險之事。故現行之航海公法。務宜改革。當使大洋以內各國經商海舶自由往來。絕無阻礙而後可。

自一八四七年至四九年。爲格氏心理上之改變進化時期。其後格氏致書於主教維爾白福。自述當時改變情形。所變者有二大端。其一爲脫離始初所從黨派之束縛。久而始達其目的。其一俟下文詳之。

### 第五章

一八五十年。唐伯西非哥之事出現。是又爲格氏辨才留一絕大之紀念。唐伯

西非哥者。馬爾太島之猶太人。英之屬民而居於希臘者也。先是一八四七年之四月。希臘匪人以與唐有怨。剝衆盜其家。劫去財物三萬二千金鎊。唐訴於希臘政府。請爲索償。希臘政府無以應。置之不理。會希臘政府佔用英國居留民之地產。所償金不足。其愛華尼恩島英僑。迭受希臘官吏之虐。希人又嘗於板脫臘斯。誤拘英之海軍人員。積此數釁。英外部與希臘政府遂大有違言。外部大臣帕茂思登向希臘政府要求不遂。頗疑出於駐希法使之唆使。乃彙合各案。成爲國際交涉。迫希臘政府如限賠償損失。希臘政府方猶豫未決。而英國已遣兵艦。駛抵希臘之派利烏斯海口。擄其船隻。俄法慮英之得志於希臘也。忌之。陰慫希臘。與英一戰。帕茂思登知之。勸兩國不必干與。而仍與希臘爲嚴重之交涉。於是駐英之法國公使。離英京而歸。法英兩國。駸駸乎有失和之象。而歐洲遂大起恐慌矣。

維時英之保守黨。羣起而攻外部大臣。上議院均投票劾之。爵紳施丹雷宣言

曰。帕茂思登之所要求於希臘者。不免過於激烈。有傷公允。希臘固因之而受損。而英國與各國之交誼。亦以是而有危險之影響。其失策甚矣。然下議院對於上院之彈劾。殊不謂然。竭力爲帕茂思登辯護。有羅伯克者。改進黨議員也。在下議院建議。謂此種外交政策。足以保存國威。且當此國家多故之秋。惟此乃足以維持英與世界各國之交誼耳。

兩黨辨論此案。自六月始。帕茂思登竭其材力。嘗演說至五小時之久。據格氏言。則謂帕氏自某日薄暮演說。直至翌日之黎明云。帕氏之意。謂彼對付希臘之政策。雖過於激烈。然意在保護英之屬民。使不論何等。人雖至貧極賤。亦不至受他國之欺侮。苟有此。則英當出全力。以保護之。凡大英之屬民。無論居留何地。當使有信託政府之心。以爲政府常用其敏銳之眼光。強毅之手段。以保護其屬民也。帕氏復引古時羅馬籍民不能受人欺侮之言。以爲證。格氏力駁之。謂此言不適於現在英國之情勢。其演說詞甚長。大致謂吾英勢力雖大。

然萬不能閉關自守以崇奉基督教之國而存一尊已陵人之見既拂人情亦乖教旨今伯爵思謂登輔欲英人盡如羅馬人彼羅馬者挾其戰勝攻取之威睥睨他國一切權利惟所欲爲伯爵自視吾英儼然與羅馬無異其勢力將陵駕萬國之上他國有所缺失英國得糾而正之不用命則聲其罪而討之爲外部大臣者將謂必如是而後爲盡職乎豈外部大臣之所爲僅當效古之戰將惟以殺敵致果爲能乎余竊以爲不然所貴乎外部大臣者國體與平和二者宜兼籌並顧而尤當注意於國際公法此等法律非可以一國之私意爲之當準情酌理以爲之基礎凡足以維持各國之友誼增進世界之幸福者皆吾人所當努力者也吾等對於友國不論強弱宜一視同仁而尊重其不可侵犯之自由權吾國如欲爲僑居希臘之屬民保存權利則當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義而不當欺凌弱國強行干預其內政設他國以此施之於我我能無憤乎此非所以保國際之平和而於屬民實亦無所利焉此格氏演說之大略也



格氏一席演說詞意俱勝。不特聞者歎服。卽帕爾茂思登亦贊歎不絕。不覺其言之相形見絀也。蓋格氏非徒長於詞令而已。其道德心之高尙亦迥與人殊。故其立言必本於人情天理。於外交政策亦不務張皇好勝。而必以是非爲衡。其對於弱國眞能一視同仁。而尊重其不可侵犯之自由權者也。格氏之宅心公正。若此。故其黨莫不心悅而誠服之。蓋格氏之黨於國際交涉莫不斥強權尙道德。謂英苟欲爲歐洲之天驕。則適足以貽伊戚而損其價值耳。

然當時亦頗有反對格氏者。謂如格氏之說。則不免於自弱。而隳愛國者之心。其一般知識粗淺者。甚至謂格氏非英倫產。故於英國之榮辱得失不甚措意。且其愛國之心不免爲汎愛主義所奪。思想雖高。而不可以之治國。其後格氏於阿爾巴馬問題。東方問題。阿爾蘭自治問題。類皆持此等見解。其於唐伯西非哥案亦然。然是役卒爲帕茂思登所勝。當議決時。贊成帕氏之說者居多數云。

前相披爾於此次討論會中。亦有演說。稱譽帕茂思登詞令之美。而亦不以其政策爲然。議決之日。披爾墜馬死。格氏在議院誦哀辭。盛述披氏功德。而尤稱其不執成見。能舉保護貿易主義。一變而爲自由貿易。足爲吾黨所矜式云。蓋格亦披爾政黨中人也。

一八五十年。格氏遊於意大利之那不爾島。會該島議事會議員。以附和反對政府黨。或被竄逐。或遭幽囚。人民之下獄者。不下二千人。俱坐以怨謗政府之罪。在獄中備受酷虐。格氏聞之。意良不忍。決意親往考察。以驗其事之虛實。帕茂斯登云。格蘭斯頓捨那不爾種種賞心悅目。訪古選勝之樂事。而跋涉公堂。躬蒞監獄。彼豈不憚勞苦而爲是哉。無非欲得其人民冤誣之狀。設法以除彼政府之暴虐耳。考察既竣。乃於一八五一年之四月。致書於爵紳阿伯廷。報告那不爾一切情狀。盛言彼島諸王之無道。其尤甚者。爲監獄之腐敗。待遇國事犯之非理。英政府將此書刊布。於是英人與各國人皆知其事。那不爾政府大

爲震動。英外部大臣帕茂思登以格氏之書。遍告各國之英駐使。嗣得格氏第二三次報告。亦如之。其後意大利卒起革命。造成獨立統一之事業。皆此等報告之效驗也。

及一八五一年。格氏由意大利返英。時適有教務風潮。先是隔歲之十月。教皇下諭。立羅馬教會事務所於英。以英吉利爲教皇管轄區。英人大忿。耶穌教徒與天主教既不相容。而一般政界中人。與夫愛國之士。亦憤教皇之無端欲以權力侵入也。羣情激昂。紛紛開會演說。決議以激烈手段對付。及下議院開會。首相勒舍爾提出教會名稱議案。限制羅馬教長不得用英國地方名稱。違者有罰。復定種種締制之法。地司雷與格氏俱反對之。當時有以此議案爲過於嚴厲者。亦有以爲過於和平者。其後此案雖議決著爲定律。然始終未嘗實行。其不奉行者。人亦莫之罪也。越二十年。以格氏之請願。始廢此律。願當時政府之不愜輿情者。不特此教務一端。其他如預算案。更變選舉法案。皆爲人民

所指摘。政府以迭受攻擊。相率辭職。英王欲以施丹雷阿伯廷爲相。均辭不就。於是勒舍爾等仍復其職。未幾。而彈劾內閣者又蠢起矣。

帕茂思登之爲人。強毅不撓。熟諳外交。而好專斷。勒舍爾屢誡之。英王維多利亞亦時以手札嚴加訓飭。而帕氏不省。於重大事件。往往任意行之。是年冬。法蘭西大統領路易拿破崙廢憲法。自稱全權總制。法人有不服者。上下相爭。繼以流血。英人聞之。大爲感動。英王以爲對於此事。政府不宜有所舉動。或示法國以贊成之意。不意帕茂思登遽對駐英法使。極力贊成路易之所爲。英王與首相不得已。解帕氏外部大臣之職。既而英議院提出請防法蘭西議案。勒舍爾爲之領袖。帕茂思登助保守黨攻之。勒舍爾爲所敗。遂罷相。繼之者爲寶培。雷即施丹地司雷爲度支大臣。兼下議院領袖。保護貿易問題。駸駸乎有復活之意。維時政權實在地氏之手。旋政府因預算案。與下議院衝突。解散議會。及改選議員。格氏仍爲奧斯福之代議士。度支大臣以修改之預算案付議院。先是

政府於農民許爲更改法制。除其疾苦。至是乃議減麥芽之稅。所短稅額。則加家屋稅以補益之。農民意猶未足。而被加稅者則大起怨言。及討論此案時。地司雷逞其口才。對於反對黨冷嘲熱罵。無所不至。格氏起而詰責。謂議員發言宜恪守範圍。況於領袖。而於其財政計畫。攻之尤烈。議院中人聞其言。大爲激動。付表決。贊成地司雷者居少數。首相寶培循例辭職。於是改進黨與服膺故相披爾政見之徒。起而組織新政府。其中有莫來斯活士者。急進黨也。首相爲阿伯廷。而以格氏任度支大臣。格氏亦披爾政黨也。其他國務大臣。如鈕鉛斯公爵。格拉哈摩。赫伯德等。亦皆披爾政黨。

格氏任度支大臣後。第一次所出之預算案。在一八五三年四月。英人素知格氏之精於理財學也。當預算案未發布時。想望者已不乏人。及宣布以後。大受歡迎。其內容則在有益於各社會之生計。減輕百貨之稅。便利交通事業。若火車若郵信。以及日用必需之物。歸國家專賣者。俱低廉。其值歲入不敷之數。則

推廣遺產稅酒稅所得稅以益之。

當格氏發表預算案時。在議院演說至五小時之久。闔院聽者。絕無倦容。但覺心悅誠服。幾不能贊一辭。蓋格氏之演說預算。其詞令之妙。非一端可盡。大之於財政前途。無所不包。小之則如郵票租馬之類。亦復計算精詳。而所擬所得稅辦法。尤令人傾佩。不置。向來財政預算爲至繁雜之問題。僅聽演說。往往不能悉了。非更觀日報之紀載。不可獨出自格氏之口。則朗若列眉。不待求諸筆記。而人已瞭如指掌矣。蓋其口才出自天授。人謂可與前相小畢德比衡。以視披爾。且有過之無不及焉。

方前相小畢德在位時。嘗以財政困難。建議徵取所得稅。以資抵補。以此提議於下議院。其口才亦冠絕一時。格氏與畢德固後先同軌者。惟格氏之意。以爲所得稅之徵取。出於萬不得已。當國家窘迫之際。固可借此以濟一時之急。若欲恃爲經常款之一種。則斷斷不可以此事易於不均。且調查人之私款。亦頗

不易。每使人易於隱匿舞弊也。據前任地司雷之預算。英國每年歲入。計共五千一百六十二萬五千鎊。及至決算時。歲入不下五千三百零八萬九千金鎊。計增多一百四十六萬四千金鎊。其預算之歲出。本係五千一百十六萬三千鎊者。僅支五千零七十八萬二千鎊。出入相抵。得羨餘二百四十六萬鎊。然猶未能遽議減輕稅則也。蓋此羨餘中。其經議院議決。提作國防經費。及他項雜款者。已約去其五分之三。嗣經極力裁減。并提出抵補入款無定之預備金。僅餘七十萬鎊。其自一八五三至五四年之歲出。共計五千二百十八萬三千鎊。歲入則有五千二百九十九萬鎊。格氏以爲西印度之濟貧金。不宜允准。殖民地與內國所抽燒酒稅之均等法。不宜有所更改云。

今試舉格氏預算案之大綱言之。羨餘之數。本可得八十萬零五千鎊者。依格氏之計畫。可增至二百十四萬九千鎊。所增之數。係得諸常年所加之新稅。若計其至多之數。則尙不止此。其加稅之款項如下。(一)推廣所得稅。凡入款每

年自一百鎊至一百五十鎊者。每鎊納稅五辨士。年可得稅二十五萬鎊。復推行此稅於阿爾蘭。每年可得稅四十六萬鎊。除去耗費。淨得五十九萬鎊。(一)推廣遺產稅。行之於各種不動產。歲可得金二百萬鎊。(二)加增酒稅。歲可得四十三萬六千鎊。(三)凡釀酒者及煙茶咖啡肥皂業之執照。爲之更改其等級。而加其捐稅。歲可得十一萬三千鎊。惟徵收所得稅。只爲暫行之法。擬逐漸減輕。行至一八六零年而止。

格氏預算案宣布後。英人無不歎爲得未曾有。在當時度支大臣中。當首屈一指。由是人人心目中。無不知有格氏之才。而後日之相業。亦基於此矣。據格氏自言預備提出繼業稅議案。及後來得通過於議院。實爲其生平最費力之事業云。

## 第六章

方格氏在國內發表預算案。而哥利米亞之戰事起。歐洲自近四十年來。人民



共慶太平久已不見兵革不意至一八五三年之末而一片黑雲忽湧起於東方之耶路撒冷先是希臘羅馬兩教人以爭地起釁俄帝致書土耳其要求保護在土之希臘教民權土王不允俄遂與土失和駸駸乎有開戰之勢設英政府於此時或馳書土廷告以不爲彼助或警告俄國如貿然加兵於土則英必助土以拒俄有一於此俄土之戰或可不成乃其時英之政府固兩政黨所聯合而成者故意見不能一致首相阿伯廷主中立不干預內部大臣帕茂思登外部大臣勒舍爾則主張助土攻俄正猶豫間而俄土之戰作矣其明年英乃決意出兵助土顧當時政府中人其一黨爲披爾舊黨主義較爲和平而格氏則崇拜和平之尤者也且其對於財政一以撙節糜費振興實業爲主今乃適遇戰事身爲度支大臣勢不得不又造一軍事費之預算表而始初所規畫之種種財政至是遂多扞格難行矣

有此一役而英國又驟增四千一百萬之國債格氏所無如何也計是役英國

喪失兵士約二萬四千人。除戰死疆場外。有偶染疾疫。醫治失宜而死者。有衣食缺乏。飢寒而死者。方戰之未作也。格氏甚不以開戰爲然。顧大多數之英人。躍躍欲試。皆主張開釁。其與格氏表同情者。若高白敦勃拉哀脫等。皆竭力抗議無效。且勃氏對於此事之演說。所據理由甚長。辭令亦優。徒以拂國人之意。大不理於衆口。甚至有數邑之人。造勃拉哀脫之像而焚之。謂其爲通俄黨者。人皆知格氏素亦酷喜主和。且於財政。重樽節主義。其視戰勝。初無所謂光榮也者。故格氏雖不能不預備一軍。費預算表而當宣布此表時。宣言凡非萬不可免之戰。則爲彼所不敢贊同。惟其言及於此也。頗爲慎重。實則是役之種種損失。皆由政府中人對於軍務。其意不屬。以至有此現象。首相阿伯廷。卽其一也。阿氏以國人對於戰事。其熱度正達極點。不便違衆獨異。幾若於國家之利害。漠不關心者然。故戰釁既開。而阿伯廷與格氏。不能不仍居其職位。顧當是之時。英之政界中人。殆無不以此用兵爲失策者。蓋英於是役。殊無所得。歷觀

英國以前用兵之歷史。其失敗未有如此之甚者。是由將帥非人。調度失宜所致。蓋當時之統兵者。才既不足勝任。而又剛愎自用。至糧臺及軍醫院等。又甚腐敗。故英國所受之損失。皆自貽伊戚。而非盡敵軍之所爲矣。據勒舍爾言。是役英軍死者約二萬四千人。其死於並非不治之症。及因衣食缺乏居處不通者。殆居六之五。幸得法蘭西與薩甸尼亞之助。猶獲數次之勝仗耳。然俄國雖遭敗衄。而其大將陀理班。則因堅守西卜士多礮臺。勇名大著。若英國當時之將領。幾無人知其名者矣。大抵英法薩三國之拒俄。固各有其用意。法國因此而成第二次之短期帝國。薩甸尼亞相臣加富爾。則其意不在助土。亦不在制俄。惟欲借此以聯絡英法。卒使其國得與於巴黎議和之列。藉以壯其聲勢。而樹意大利統一之基礎。是二國者。皆獲用兵之效。果獨英則有損無益。徒費無數之資財。喪幾許之勇士。而所謂東方問題者。至今猶未大定。且其情形。視哥里米亞戰事以前。轉益腐敗。英人以土耳其故。不惜勞師糜餉。以助之。孰知土

政府之暴政。日以加甚。阿米尼陽之殘殺慘劇。其活現於吾人眼中者。至今猶令人心悸。推本窮源。不啻皆吾英釀而成之。而自樹此仇敵也。故勃拉哀脫謂克利米亞之戰。英國徒得失望之結果。聯一毫無價值之與國而已。

時議員有羅伯克者。以英軍之受困於外也。提出審查軍事議案於議院。謂宜舉員調查英軍在外之情狀。與政府中人供給軍需之失職。於是外部大臣勒舍爾辭職。勒氏言彼於軍務之缺點言之屢矣。而諸同僚不之省。致召國人之責備。今雖欲力自辯護。恐亦無效。故余寧默然引退耳。實則勒氏之倏爾辭職。並不以此以責任而論彼固非其主也。格氏則竭力爲政府辯護。然此案反對政府者卒居多數。首相阿伯廷援例引退。英王欲以竇培爲相。而披爾之徒若格氏若格拉赫摩若赫白脫等皆不願與之共事。曰吾等嘗反對審查軍事議案者也。今若入竇君之內閣而贊成焉。是自相矛盾矣。故不願入也。旣而帕茂思登繼爲相。披爾之徒以爲審查之舉當可取消。於是格氏復爲度支大臣。

如故。帕茂思登。改進黨也。格氏爲改進黨首相之僚屬自此始。由是離保守黨而入改進黨。其後復由改進黨而入急進黨。實肇於此。顧格氏在帕內閣。不久而去位。以帕氏之意。雖雅不願舉審查員。然知非此則無以徇國人之意。故格氏遂與格拉哈摩赫白脫同時辭職。計其任事。不過三星期耳。繼格氏之任者。爲雷維斯。格氏既退。每當會議財政時。於其繼任者之政策。輒加辯駁。然皆於事實上確有關係。而非逞空言以求勝者。蓋格氏於預算內容。無一事不悉其底蘊。苟有與之異議者。格氏輒原原本本以懸河之口。爲之批郤導窾。而其人之說立絀矣。

格氏既辭國務大臣之職。於戰事已無復應負之責任。然於當日之政策。猶力爲辨護。此等演說。蓋非一次。巴黎議和局按哥里米亞亞後二十餘年。格氏嘗爲文。盛言哥里米亞一役。至有關係。就歐洲情勢而論。固萬不可無此一戰。蓋此役之宗旨。在表明歐洲公法有無端侵畧人者。則當仗義以拒絕之。助

土拒俄以保全土之自由權卽其例也。然世之論者其說不一。觀英人褒克之言則曰土耳其之在歐洲未聞有與諸國相提並論者。彼土人蔑視基督教諸國。惟思克服其疆土。殘殺其君民。其暴悍情形尤甚於未開化之野蠻。其對於歐洲諸國他無所爲。惟是興兵構怨。擾亂平和。以其毒害人者廣爲濡染而已。故凡政府而欲援助土耳其。使躋於歐洲諸國之列者。其必受後世之唾罵無疑也。格氏固熱心於宗教者。以土耳其之仇視基督教。而猶欲援義憤之說以爲之助。則不免爲失言也已。

格氏之辭職。在一八五五年之二月。維時格氏所處之地位頗孤立無助。而於政界前途之位置亦甚有不可必者。論者謂披爾之徒。或將復其原職。而孰知不然。格氏退位後。處自由之地位。於新舊兩黨無所專屬。嘗自言與保守黨感情甚深。而辦事之意見則贊成改進黨。實則以一人而依違兩黨之間。其情形至爲危險也。

是年之秋。又據阿伯廷言。余觀格蘭斯頓志趣不凡。欲得內閣第一人之地位。以發展其政策。格氏之才識。余固甚信服之。惟已於事理。忽有所悟。輒以爲他人皆當如是。而不容稍有異見。此則不免爲格氏之短處。今格氏雖暫絀於衆議。然不久必恢復其舊時之名望。下議院之魁傑。非格氏誰屬。女王近嘗不愜於格氏。今亦深喜之矣。故余告格氏。彼如一旦入相。苟不棄余者。余雖不爲國務大臣。願於內閣中得一位置耳。觀阿伯廷所言。亦可見格氏之爲物望所歸。雖暫賦遂初。而終必有風雲騰上之一日也。

又一八五六年間。主教威培福斯嘗記格蘭哈摩評論格氏之說。謂格氏爲改進黨中之傑出者。在下議院中。大有出類拔萃之概。惟其先時所定之繼業稅。大爲不合。惟純粹之保守黨。乃有此等立法。余憶堤到格維爾之言曰。凡不公平之賦稅。最足爲釀成革命之媒介。格氏所定之繼業稅。非其類歟。然如吾英今日之政府。格氏必可望爲首相。雖有惡之者。固無傷也。蓋格氏正在英年求

之下議院中。其材力蓋罕其匹。必爲下議院之領袖無疑。附錄於此。又可見當時評論格氏之一斑焉。

格氏與帕茂思登。性情意見均不相合。一八五六年。格氏嘗私語其友曰。以余觀之。帕茂思登實非相才。故任事以來。初無政績之可見。其爲人也。好攬權。喜作僞。外似愛惜名譽。實則人或飾詞以相侮辱。彼亦恬然受之。不以爲忤也。帕氏在下議院。非不顯其矯健之勢力。然彼於下議院之性質。實絕無所知耳。其友聞格氏之說。乃從而續之曰。格蘭斯頓者。偏於保守主義者也。保守黨之裨益於宗教。良非淺鮮。故不數月而格氏有願與寶培共事之意云。

要之格氏之政見。其偏向於何方面。姑不具論。而其對於改進黨之政府。感情不甚融洽。則固可斷言者也。維時度部大臣勒維斯。尤受格氏之攻擊。預算表出。格氏非難之不遺餘力。顧其所詰責政府者。亦非專在財政一端。凡一切內治外交。無不皆然。蓋其見識既富。詞令又優。凡所辨論。當者披靡。其著者如反



對加征工人之茶糖兩稅。及勒舍爾之教育案。最後則有中國粵省捕獲英船案。政府以激烈之手段。對付此事。格氏等頗不謂然。大起辯論。政府卒以失敗。據格·雷維爾所記。是案表決時。反對政府者多十六票。政府諸人。頗有預料。及此者。格氏演說。甚爲動聽。至帕茂思登之演說。其始甚乾澀。無味。入後則囂張萬狀。直如犬之狂吠而已。然而役也。政府雖失敗。而議院亦解散重選。時一八五七年三月也。不意所選之新議員。俱附和帕氏。故帕氏居相位如故。而格氏於是時。又被舉爲奧斯福大學代議士。惟以帕氏仍居相位。意頗頹喪。蓋格氏以爲對待中國之政策。既乖。道德且失。國體今竟爲帕茂思登所勝。故意甚不釋。於是不復往下議院。對於此案。亦絕無所發表。既而上議院提出離婚議案。格氏聞之。躍而起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吾又安能默然已哉。其討論此問題之演說。至七十餘次之多。中以與皇家律師培舍爾辨駁之詞爲最烈。格氏之攻擊此案。理由甚長。其言曰。婚姻之事。雖不過男女兩人之契約。然基督教固嘗

言及於此。係上帝所定之天條。人民萬不能破壞。始初之婚約。而別事嫁娶。聖經不云乎。基督教中之男女。既爲夫婦。以後卽當矢以終身。白頭偕老。無論男女。皆當恪守。從一而終之義。設因彼此不合。或不免有暫時離異之事。然豈可著爲法令。使人民視離婚爲定律。所許乎。格氏既以此力爭於議院。復爲文以登諸季報。又謂誠如議者所云。則在男子苟不悅於其妻。卽可揆定律以棄之。而於婦女一方面。乃絕無所以保障其權利者。此不平之甚也。況此風一開。則以後吾國之人。於夫婦一倫。將視爲無足重輕。勢必有種種之愁雲慘雨。發現於閨幃之間。是又可斷言者也。顧格氏雖以淹博之學。問敏妙之辭。令優美之道。德心根據新約經典。發爲光明偉大之議論。而不足以回帕內閣中袞袞諸公之聽。是則當時政府程度之不及格氏無如何也。是年秋。離婚裁判所成立。格氏謂其友曰。余性喜辦事。今之時代。固大有可辦之事。在余以不入內閣。無從展布其政策。誠不能無蹉跎失時之憾。然不與帕茂思登共事實爲大幸。蓋

帕氏純以權詐用事。殊非余所屑爲。故余深以退出度部爲幸事耳。

一八五八年二月。英下議院開會。首相帕茂思登提出一議案。請修改謀殺律。先是意大利人奧西尼以炸彈謀弑法帝拿破崙三世。事覺。經法人考驗。此彈係英國所造。其祕密會議。亦在英之倫敦。於是法之皇黨。頗咎英官吏不預爲阻止。縱容他國逆黨。謀爲不軌於法京。乃行文英政府。請其設法取締。以免後日效尤。帕氏徇法之請。擬修改舊律。此後凡旅居英國之人。如有謀弑他國君主者。當視爲重罪。罰作五年苦工。此議一出。全院大譁。咸謂吾堂堂英政府。而竟甘奉行法帝之命令。是大辱也。於是格氏與披爾之黨。聯合保守改進兩黨。竭力反對。及付表決。反對政府者多十九票。而帕巴思登乃不得不辭職矣。竇培復入爲相。地司雷爲度支大臣。兼下議院領袖。

當是時。格氏與帕茂思登意見益深。格氏於其對付法國之政策。大加彈駁。復以其辭登諸季報。且謂無端欲改謀殺律。於詞尤爲不順。帕氏之相位。搖撼久

矣。而至今猶安然無恙者。特僥倖而已。若今日之困難。乃帕氏所自造。蓋其蔑視輿論。違反常情。致生此日之惡果。而向時所得黎庶之愛情。至是亦沈淪於九淵之下。故皆坐視其傾覆。絕無爲之呼冤而憐惜者。其所爲亦可知矣。

當寶培之組織政府也。擬延格氏爲殖民部大臣。數月以後。又適有印度之亂。管理印度事務大臣爵紳愛倫蒲羅以事多棘手。辭職。寶培多方羅致格氏。欲令繼愛倫蒲羅之任。蓋寶培之意。固欲爲保守黨政府之領袖。而深以急進黨爲不足恃也。然而格氏固始終未嘗應命焉。

希臘之愛華尼恩海中有羣島焉。其數凡七。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島民悉歸英國保護。英簡一監督駐其地。以武員任之。如內地之巡撫然。七島合成一民主國。有元老院立法議會各一。近數年間。頗怨英政府管理不善。欲脫去英之保護權。而合并於希臘。蓋島民以爲彼等與希臘本同宗之國也。英政府竭力曉諭。告以自英國保護以來。島中一切布置。若道路。若商埠。若航輪。皆有顯著之

成績。設歸并希臘。其王奧多庸懦無能。難期振作。恐遠不如歸英保護之爲善。至謂各島與希臘同族。殊不知希臘本國。其人種久已混雜。非復純粹之希臘人。故島民不能認爲同族。然英政府雖旁徵曲引。多方以爲之辭。冀以破其種族思想。而島民之心。卒不少動。蓋風潮之發現者屢矣。英之監督者。知其議會中謀爲反側。輒下解散之令。命其更選議員。然所更選者。前後一轍。叛英之志如故。於是有建議請派員往查者。某大臣力舉格氏。謂查辦大臣。非格莫屬。意謂格氏宅心公正。無所偏私故也。格氏欣然應命。蓋格於島民。頗憐愛之。又熟於該島歷史。且深知其地之人情風俗。故急欲一行。以覘其真相焉。

格氏既抵哥敷。

在愛華尼島極南

在其議院。舉行大演說。大致謂照巴黎所立之約。與

愛華尼恩之定律。凡所許與島民之自由權。在吾英帝后之意。當視爲神聖不

可侵犯者也。

各島之主國係一八

至帝后命吾來此之主旨。非欲調查英

國之於各島。應否有保護之權。乃欲研究吾英應如何而可盡所負之責任。使

充滿無所虧缺。此其有益於歐洲與華尼恩各島之大局較之有益於英爲尤甚耳。

格氏之赴愛華尼恩也。實呂吞所舉。呂吞者。英之文學家。長於詩詞小說。於希臘何墨爾之詩學。研究甚深。與格氏有同好。時方爲殖民部大臣。愛華尼恩問題起。政府諸人中。獨呂吞首先注意。謂島民之要求。其中豈無理由。足以供吾人之研究者。宜特遣一公正無私之專員。往彼考察。求其所以爭執之故。遂以屬之格氏。然國人咸以爲格氏平時持論固深。望希臘之崢嶸於歐洲者。其於島民之意見。或且深表同情。今使往查此事。類於抱薪救火。故聞者初咸不信。後知其確則皆譏笑。政府用人之不當。且以爲格氏或將辭不往。而不料格氏竟欣然受之也。時有譏之者曰。今吾國首相長於希臘文學者也。下議院之領袖與殖民部大臣皆小說家也。以三人之同意合舉一人往查島民要求之事。殆亦取其喜誦和墨爾之詩詞而已。蓋卽譏其所用之非人耳。

然而格氏之所以欣然樂從者。亦自有故。蓋深冀藉此或有所裨益於島民也。乃以一八五八年之十一月抵哥敷。希臘之地。夙爲格氏所夢想而未到者。一旦得周遊其勝喜可知也。然格氏此行。匪爲遊歷而來。乃奉政府之命。將以調查島民怨望之狀況。格氏生平。其盡心王事。克勤厥職。早爲社會所欽仰。其至希臘也。希人均歡迎之。非敬其爲英國之專使。乃喜其能親愛希臘人也。惟當時島民惟一之意見。則欲請於英王。許其與希臘聯合。其議會中詢謀僉同。故英政府之欲遣格氏前往。鞏固英監督之地位。而使島民帖然無異詞。實乃毫無效力之事。格氏演說之結語。謂欲謀愛華尼恩之幸福。當求有秩序之自由。與信仰基督教之知識。島民非不深服其言。惟其目的。則殊不在此。既而由其議會繕稟。請格氏轉達英君主。格氏如其言。而奉使之事遂畢。

一八五九年二月。英議院開會時。女王維多利亞臨會演說。請議變更選舉律。既而政府提出議案。由度支大臣地司雷報告於議會。在政府之意。非欲擴充

選舉之界限。乃欲定一種選舉權新法。以個人財產爲標準。於是國務大臣因意見不同而辭職者二人。

爵紳勒舍爾提出修正案。欲推廣郡縣之選舉權。格氏意中頗以勒舍爾之言爲然。惟不欲贊成其修正案。蓋深恐以此更動內閣。彼秉政者或轉不如其故也。惟格氏亦以當時之選舉法。急宜變通。而此次之提議。實爲變通之絕好機會。遂請將此案付再讀。及表決時。反對政府者多三十九票。首相寶培請王解散議會。王從之。及改選時。格氏仍被舉爲奧斯福代議士。旣而議院投票。以覘國民對於政府之意嚮。竭三日夜之討論。卒以反對者多。首相寶培與各國務大臣卽日辭職。王欲令上議院改進黨領袖格郎未爾組織內閣。不成。帕茂思登復爲相。勒舍爾爲外部大臣。格氏爲度支部大臣。然此事大起奧斯福紳士之反對。謂格氏以後不應復爲奧斯福之候選議員。有孟思爾者。奧斯福大學之專科教員。保守黨之候選議員也。宣言於衆曰。格蘭斯頓此次受任內閣是



卽其入改進黨之鐵證可見。傾覆寶內閣之意見實爲格氏所贊成。其始投票表決時格氏固明明贊助舊政府者也。今乃受職於新政府。是又與反對寶內閣者表同情矣。抑何自相牴牾若此。不知格氏初非反覆小人。其用意固別有在。非彼等所能窺測。觀其致霍根博士之書可以見矣。其書曰。

當帕茂思登執政時。余以內政外交上種種意見之不合。不得不辭職而出。去歲二月。寶內閣改變選舉議案。爲下議院所反對。寶內閣由是傾覆。顧當時之請付再讀者。余亦在贊成之列。故余自當竭其能力。以助寶氏。方上屆議院開會時。政府遇有困難之事。余輒視力所能爲之。贊助。余心固無所偏倚也。其改變選舉法議案。余雖不表同情。且解散議院之舉。余亦甚以爲不然。顧余亦不願贊成哈丁湯爵紳之反對政府。蓋哈氏之舉似早設一反對政府之成心。而藉是以催促內閣之更動者也。由是以觀。推翻寶內閣初非余所願。與則余之於寶內閣亦可謂無負焉耳矣。至此次帕氏爲相。招余共

事。余乃就之初。非余自求之也。至於選舉上之變法。萬爾巴與亨來兩氏俱當時國務大臣之建議。余所知也。苟從其議。則更變選舉問題。早可解決。又何至有解散議院更動內閣之事。及乎議會解散內閣推翻。而此極要之問題。遂至不能解決。余於是不得不以望諸新內閣。蓋新內閣之人物。大半即一八五四年與余共訂改變選舉議案者也。余亦知余與吉白生高勃敦二人。同事內閣。殊足令人疑異。然猶憶阿伯廷爲相時。毛賴阜斯之入內閣。與今日情形相類。以余所知。毛氏之於政治。從不固執。成見。余蓋亦猶是耳。彼疑我者。當可釋然矣。

自格氏入第二次帕內閣。而與保守黨之關係遂絕。由是對於改進黨主義。壹意進行。無所瞻顧。蓋格氏固嘗贊成改進黨而爲之效力者。今既爲純粹之改進黨。則益以自由孟晉爲主旨。其進步之速。駸駸乎月異而歲不同矣。且格氏不特改其所隸之政黨而已。自改黨之後。與勒舍爾亦異常聯絡。水乳交融。勒舍

爾固改進黨之傑出者。二人在內閣。遇有重要問題。無不同心協力。相助爲理。勒舍爾素懷改更選舉之志。格氏贊助之。殫心研究。不敢告勞。無論在議院。在內閣。均孜孜焉。以此爲務。帕茂思登嘗欲於朴資茅海岸。建築礮臺。格氏以需費過鉅。阻之。勒舍爾亦以爲言。帕氏大不悅。上書英王。詞甚奇異。書云。子爵。帕茂思登深願去一阻力。設不能達其目的。而格蘭斯頓因此告退。無論告退之影響於政府者若何。然余寧失一格蘭斯頓。而斷不肯使朴資茅之地位處於危險中也。既而帕氏告王。謂格蘭斯頓已允之矣。蓋帕氏之意。初非以礮臺爲可已。特以本年民力已不能擔負此鉅款。故欲遲至次年。視民力可行。然後行之耳。

一八六零年。格氏所宣布之預算案。其中有兩大特色。其所求議院承認者。一爲商約。一爲廢除紙稅。

方格氏之任度部大臣也。時值歐洲多故。英國工人。屢有同盟罷工之事。與資

本家衝突。格氏毅然欲改良財政。凡稅則之可減者減之。而於教育用品尤爲注意。苟可蠲除者擬悉去之。英法商約之成立。卽其政策之第一事也。此約乃欲使法國減輕英國製造貨之進口稅。而英國則減輕法國人口之酒稅。以爲相當之報酬。其議發起於勃拉哀脫。而哥伯登爲之起草。復得富於財政經驗之格氏。斟酌而損益之。首相帕茂斯登對於此事。無甚可否。議既具。哥伯登遂赴巴黎。言於法帝拿破倫。法帝欣然允諾。訂約而還。由是英人得飲性質和平之法國酒。法人亦得用英國所製適用之服物器具矣。顧此事頗爲議院所反對。然以格氏與勃拉哀脫之口才。竭力辯護。卒底於成。

論格氏生平事業。其最爲偉大而有功於英吉利三島之教育者。尤莫如廢除紙稅一事。紙稅爲英國相傳之舊法。存而未革。其用意。在縮減報章之銷路。凡報紙均須黏有印花稅。以報章多鼓吹變法。欲限制其流傳也。當十九世紀之初。每刷印之新聞紙一頁。其印花稅須值價四辨士。一八三六年。減至一辨士。

每頁以黏有政府所發紅印花爲憑。又有廣告稅。每登一廣告。須納稅六辨士。據倫敦晨報主筆言。當時政府所派檢查吏。恆於深夜至報館。將報紙閱過。乃可付印。如有登入新聞紀載。而檢查吏謂爲廣告者。卽用筆標出。其爲正式營業之廣告無論矣。設如據某女士言。有若干新製之綢衣。來自法京。現擬出售。或某女士言有酒若干。來自某處。價廉物美。此等紀載。卽須作爲廣告。且當時之檢查吏。其於何者應作爲廣告。儘可任意指定。並無一定規則。甚至某報載有一條。謂某議員將於下星期對舉主演說云云。檢查吏亦指爲廣告。編輯員力辨其爲新聞。不聽。卒令納稅六辨士而後已。取求至此。苛細已甚。非大資本家則力不能堪。此種種之捐稅而辦報者。少卽有一二報紙成本既重。自不能以賤價出售。而購報者亦少。不意英倫於此時。竟有以廉價之報相提倡者。創行於蘭加休州之利物浦。每日報一紙。僅售一辨士。此爲英國從來所未有。利物浦卽格氏之本鄉也。凡社會改革之事。蘭加休輒爲之先導。旣而倫敦亦效

之。如日電晨星日日新聞等報。亦僅售價一辨士。惟究以紙稅過重。不能持久。衆以有此紙稅。終爲一辨士日報之阻力。先是有識之士。已囂然謀廢關於普通教育品之各種苛稅。查地理地肯士作家著爲之首。且因刊報事。與官吏大起齟齬。格氏見變法之時機已熟。獨居深念。欲普及教育。莫善於使國中多廉價之報。紙雖窮。簷茅屋之民。亦能購閱。以增長其世界之知識。實爲普及教育之要務。方報價昂貴時。往往數人贖資購一日報。互相傳觀。當時俗論。咸謂價廉之日報。其流弊甚大。此等報紙。意在傳播社會均產共和等主義。以及妄肆譏評。文字舛誤。與夫種種不道德之說。皆所不免。此亦推行報紙之極大阻力矣。惟格氏深知此等見解之謬。故決意欲捐除關於報紙之稅。列於一八六零年之財政交議案中。顧當時下議院之議員。其中頗多有勢力之造紙廠主。互相聯合。反對格氏之政策。其以報紙爲業者。則以價廉之報。將奪價貴之報之利。故亦起而反對。於是議院及報館。大起風潮。咸以格氏爲集矢的。甚者至謂此

策而行。徒令漫無價值之報紙得肆其惑世誣民之說。勢必導人以無父無君。破壞一國之道德而後已。此次議會初開時。格氏適有疾。故其財政議案。不得不因之延擱。閱二日。疾稍瘳。乃勉力赴議院。發表其所以提議之意見。議院中震其口才。且所據之理。亦甚圓足。故廢除紙稅之議。初讀時遂以通過。既而逐條討論。贊成之數。漸以減少。贊成第二讀者。僅五十三人。及贊成第三讀。則僅九人耳。此實予上議院以反對是案之藉口矣。既而上議院果否決此案。英律上議院不得議征民間賦稅。於是格氏及勃拉哀脫持議。謂上議院既無征稅之議決權。則下議院決爲應廢之稅。上議院亦不得議令再征。此在當時輿論。大抵皆然。亦非獨格氏等一二人之意見也。故卽上議院之保守黨。亦無有能破此成例者。彼等亦只能就下議院所決之征稅議案。視爲當修改者。加以修改而已。顧此議既格於上議院。不能遽行。國人聞格氏之建此議也。紛紛開會集議。痛罵上議院駁斥此案之不合。而深信格氏之能力。必能終達廢稅之目。

的。維時議論蠡起。凶凶然幾釀風潮。其幸而不至於激變者。格氏之聲望。足爲衆人所倚賴耳。

時改進黨不甚信用帕茂思登。帕氏則頗與保守黨表同情。而反對急進黨。格氏力言上議院之所爲。不足以服人心。帕氏建數議甚和平。重申下議院關於處置國稅應有之權限。格氏至此。不特與保守黨絕。并與改進黨之緩進派。亦復斷絕。雖未昌言。而人已無不知之。至當時下議院之議員。名義上雖號稱人民代表。然工界中人。尙不得有選舉權。故下議院初無代表工界之議員。貧民亦然。而一般議員。其力皆足以購六辨士之報而有餘。故於國人之欲購廉價報紙也。初非其所措意。雖因格氏演說之妙。一時頗爲感動。然亦祇客氣。所使格氏之言。畢而彼等之熱腸亦隨之而淡。故至再讀三讀而贊成者漸少。職是故也。若上議院之議員。更無論矣。然國人以爲上議院之拒絕。特其暫耳。不久此案必將通過。不妨靜以待之。及第二次開會。果如國人所料。貴族議員。俱不



復反對。但此事亦殊可哂。當第一次開會時。上議院謂如報紙減價。則將釀成無政府與放蕩之惡風。至第二次則頓易其詞曰。如格蘭斯頓與下議院。必欲行此不善之法。以害國家。吾等惟有聽之。不再與聞其事而已。據言帕茂思登貽書上議院。力勸其從下議院之所議。其言曰。公等前日反對格蘭斯頓之政策。吾知公等蓋戲之耳。特此等兒戲之事。可一不可再也。其言若嘲若諷。上議院亦無以難。由是紙稅竟廢。英吉利三島人民。皆得購閱廉價之日報。而報紙亦日以發達矣。至無意識者所慮無政府放蕩等弊。其爲斷斷無有之事。本不足辨。世界各國報紙之益人。固未有過於格氏所提倡而產生之一辨士報者也。而當時亦惟英吉利三島。有此一辨士與半辨士之日報。且此等廉價之報。其新聞之容積。筆墨之優美。無一不勝於昔時貴價之報。此則格氏一人之功。哥白登與勃拉哀脫不與焉。蓋二人非特不在內閣。且能使下議院咸爲之傾動。則亦非二人所能及也。不寧惟是。首相帕茂斯登於廢除教育品捐稅。及一

切便民之變法。皆非其所注意。非有格氏之魄力。亦不足以動之。蓋帕氏所營於心者。惟恐格氏之奪其權位。彼深知格氏爲衆望所歸。設反對其政策。而阻之。使不得行。則必召通國之怨。將起而推戴格氏而已。之權位不能保矣。故不敢不屈己以從之也。昔有一哲學家。嘗謂人曰。吾今卽死。與生無異。人曰。然則汝曷不自殺曰。吾今雖生。與死無異。彼帕氏之對於變法。所見殆無異於是。未變之前。彼初無變法之意。及爲時勢所迫。處於不得不變之地位。則彼之視變法與不變。亦無以異也。帕氏在議院演說。雖以諧熟及趣語見長。以視格氏之辭令。斷非其敵。然二人從未嘗有所衝突。帕氏之所最用心者。在於外交。格氏之對於外事。其有關於自由進化者。固未嘗不竭力贊助。然其最切於心者。則在籌謀本國之幸福。至帕氏之於內政。大旨以寧靜無事爲賢。謂苟能整頓一切。雖不變法。亦未嘗不可以爲治。其意蓋恐變法之騷擾也。格氏則不然。直欲舉政治上社會上之舊法。而悉加以改革。近頃以來。格氏於議院選舉大問

題。未嘗一言及之。然國人以為格氏第二端之變法。必在此時。故急進黨殷殷然以改革及進化之事。望諸格氏。哥伯登勃拉哀脫。則直稱爲英國民權黨之領袖云。

一八六二年。美洲南北部。以釋奴問題。大起齟齬。北部以畜奴非人道主義。倡釋放之議。南部不從。其結局遂至以兵戎相見。方是時。英人對於此事。其意見分爲兩派。上等社會。大抵袒南部。其懷抱共和主義。及工界中人。則多右北部。至曾受教育雅有學問者。亦分爲兩派。如加拉哀爾。固亦時輩中之號稱矯矯者。然竟反對北部。而贊成南部。實則於美洲畜奴問題。尙未深悉其源委也。此外如施吐亞、密勒哥伯登、勃拉哀脫等。皆爲贊成釋奴者之領袖。蓋皆見識明通之人也。帕茂斯登於白爾倫之戰。嘗出以嘲諷之語。美人之贊成北部者聞之。頗爲不懌。顧帕氏雖爲首相。而習於詼諧。雖以此開罪於人。亦不悛改。彼初不思身居相位者。其一言一語。均有關係。非可動以游戲出之也。顧格氏亦因

在某處公會演說。有贊揚達維司之語。統按維司主張不宜爲南部大傳至北美。大受詬病。而一般景從格氏之急進黨。亦大滋疑懼。此亦由格氏於美洲情形尙未深悉。遽爾發爲議論。故其言不能中肯也。顧格氏爲天生之演說家。又熱心於當世之事。以改革爲宗旨者。其在會議時。固萬不能以靜默了之。殆亦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者耶。

先是美人於畜奴問題。有以其非人道主義。而急欲禁除之者。大觸畜奴者之怒。兩黨相爭不下。已非一日。久而愈烈。官吏猶曲意粉飾。以爲無事。而不知其火燄之將騰也。兩方面之衝突。非欲破壞聯合。而求地方自立之權利。乃以爲美洲共和國法律中。不應有此等忍心害理之事。及南部既宣告離盟。自舉達維司爲大統領。於是英政府聲言。對於美洲戰事。當守中立。凡英屬人民。於兩方面均不得有所偏助。此議既出。北部以英人明認南部爲交戰團體。卽不啻已認爲獨立之國。是舉友邦與其叛亂之臣民而視同一律也。故北部深爲不

悅。而格氏在紐加斯爾之演說。則又不啻爲之推波而助瀾。其言曰。吾人於美洲畜奴問題。或然之。或否之。固各有其意見。然竊以爲此事。已有可以斷言者。則達維司之成績。是也。今達維司與其他各統領之組織陸軍。已成立矣。現方組織水師。蓋彼等實已建造一新國矣。故南部之必離北部。而自立。殆無疑者。以余觀之。事雖尙未大定。然據現勢。以測將來。當無甚變易耳。當時聞者。頗爲傾動。不意南北戰爭之結局。迥不如格氏所料。越五年。格氏閱歷愈深。乃自悔其前此之失言。嘗語人曰。余當時所云。不免自信太過。然余之用意。要自不謬。余蓋爲美洲全局計耳。余固如多數之歐洲人。不明美洲南北聯合之性質。與其政治上之情形。以爲北美二十餘兆人民。如與南部分離。則比之聯合時代。當更強盛。且黑奴在南部政府之下。較之南北聯合時。轉易有釋放之望。蓋聯合之法。以余觀之。是使北部悉受治於南部。畜奴勢力之下也。至論吾英之對於此事。其應持若何宗旨。吾之所見。殊與人異。吾向以爲美國能聯合。則於英

有利耳。格氏之言如此。夫北部之主張廢奴者。大抵久持南部如不與北部絕。北部亦必早與南部絕之見耳。格氏之言。洵爲不誣。蓋北部之權久在南部。畜奴者之掌握中。以當時所舉大統領。大抵南人居多也。及林肯被舉爲總統。而南北之釁成矣。然是時格氏所注意者。乃在本國之內政。而職守所在。度支尤其所急。自無暇研究美國之政治風俗。且足跡未涉美洲。偶有所聞。亦多耳食之談。其立言遂不免多所隔膜。而聞其言者。不特北部美人。大失所望。卽英國素稱崇拜格氏者。亦不滿於其議論。皆惜其失言。非格氏自承其過。則罕有無疑格意之對於美洲大共和國。深不願其有興盛進化之機矣。

### 第七章

當美洲兵戈倣擾之秋。歐洲人心亦頗爲之惶惶不定。獨英吉利島國晏然。享太平之榮。維時國稅收入之數。其增進遠過於常。率百貨充牣於市。人民養欲給求。大有左右逢源之樂。向時政治上之風潮。幾如層波疊浪。今則其源已絕。

無自而生而造。成此康樂和親之幸福者。首相帕茂思登之功居多。時帕氏年已八十矣。自一八五九年選舉時。膺端揆重任。於外交政策。極爲踴躍而活潑。於內政則雅喜寧靜無事。蓋精力就衰故也。一八六十年。以外部大臣勒舍爾之固請。由政府交出變通選舉法議案。此案辦法。殊不滿人意。旋即取消。後有人詢問帕相。政府何以不復另具議案。帕氏對曰。吾等愚不至此。於是一般銳意變法者。聞而大慰。蓋是時帕氏之贊助黨。與帕氏意見漸不甚洽。帕氏自以桑榆之年。不能再負一切重大之責任。環顧僚屬。求可以繼其後者。一八五九年至六五年之議會。極可令人玩味。不在於其建設之成績。乃因以後種種極大之變革。卽於此議會露其端倪也。當時之人咸以爲風潮。卽將發現。惟不知發於何時。所破壞者。將何在耳。一八六四年七月。上議院投票彈劾政府。然卒無效。

一八六五年。下議院將更選議員。格氏仍爲奧斯福大學之候選員。然近五年

來。時局一變。格氏之急進主義。日以益烈。嘗在下議院。聲言阿爾蘭國教會之情形。不滿人意。以其管轄之權力。僅及於阿境全體人民八九分之一耳。此言一出。奧斯福之舉主聞之。甚不謂然。故當選舉揭曉。格氏得票甚少。計前後爲奧斯福大學代議士。凡十八年。至是關係始絕。格氏於是當衆演說云。余謬承諸君之選舉。承乏代表之職者。十八年於茲矣。諸君不以爲不肖。使余得稍有所自效。余之所深感也。今者以政治上意見之不合。不得不各行其是。至余所持之政策。其是非當俟諸他日之論定耳。英例當大選舉時。凡有被選舉權者。得兼爲數處之候選員。設當選者不止一處。則由其人自擇。願應某地之選。卽爲某地之議員。時格氏由南蘭加州選舉。而此外之選舉格氏者。尙有二處。皆其地之保守黨也。帕茂斯登嘗語其友曰。余觀格蘭斯頓。甚爲危險。不如仍爲奧斯福議員之爲善。惟奧斯福能箝制之。若至他處。卽不可羈縛矣。大選舉既竣。格氏仍爲度支大臣如故。人皆謂格氏爲南蘭加州之代議士。實不相宜。蓋



其地之保守黨與格氏宗旨格不相入。格氏亦雅不願就此職。欲得熱心改進者。以爲舉主。蓋格氏當入帕內閣時。卽已顯其政策之變易。而與保守黨絕。然格氏實非斤斤於黨派者。彼惟擇善而從。當其始嘗贊成保守黨之政策矣。蓋因彼等所主張者。其見實不謬也。惟必其政策能與改進主義相近而後。可以得格氏之許可。則其所向已可知矣。然此猶未顯入改進黨時則然耳。近頃以來。其入改進黨之現象日著。一日而於保守黨之藩籬早已決而破之。由是而入帕茂斯登之內閣。則且皇然號於社會。舉舊時所懷抱之主義而離去之矣。其與格氏最表同情者。厥惟約翰勒舍爾。當時之外部大臣也。勒氏於改進主義非常真切。人亦篤實向道。格氏與勒氏共事甚相得。二人於變法之事。具有同見。而尤注意於改變選政。欲令多數人民均霑利益。二人見帕茂斯登之外交政策。動以猛厲用事。心竊非之。又不愜於其大費國幣。以脩砲壘。至帕氏之於格氏。亦屢於無意之中。露其貶辭焉。

一八六四年五月。某議員交一議案於下院。請變通自治區域選舉權資格。自歲租十鎊減至六鎊。此案之失敗。自不待言。然因有格氏之辯論。而其事遂傳。二年前。格氏嘗於議員談話會。聲言極贊成推廣選舉權。故聞某員之議。卽竭力爲之後盾也。格氏之言曰。反對黨持選舉權不應推廣於工界之說。宜詰問其理由之所在。彼等豈不曰。工人短於才識。絀於道德。其程度不足以有選舉權乎。不知人苟有自治之力。而能守秩序。耐困苦。不違法。不犯上。卽已合於選舉權之程度。以余所見。英之工人固已確有此程度矣。又今之論者。動謂工界中人並未要求選舉權之舉。然則吾等將坐待工黨中人起要求之風潮乎。以余論之。爲政者當早謀法制之改良。使風潮無自而起。斯爲善耳。此則議院於工黨未有舉動時。先當爲之提議者也。要知工界風潮。初非易起。彼上等社會無所事事。故激之而卽動。若工界中人。以光陰如資本費。一小時卽有一小時之價值。得衣食於斯。畜妻子於斯。苟非實有萬不得已之故。爲在上者之所。

迫。而。以。爲。吾。之。君。主。不。能。爲。吾。人。所。託。命。則。斷。不。至。有。相。率。罷。工。鋌。而。走。險。之。事。就。目。前。情。形。而。論。工。黨。幸。無。不。滿。於。君。主。然。竊。以。爲。議。院。諸。員。與。夫。大。衆。之。心。理。不。當。因。此。而。遂。置。變。通。選。舉。於。腦。後。以。爲。不。煩。討。論。也。當。格。氏。演。說。時。中。有。語。云。試。問。彼。工。人。者。非。吾。等。之。血。與。肉。乎。此。語。一。出。聞。者。異。常。驚。訝。卽。格。氏。心。腹。同。事。數。人。亦。幾。於。驚。懼。欲。絕。保。守。黨。報。紙。之。評。論。至。比。之。羅。梭。復。生。謂。其。言。卽。民。約。之。旨。顧。格。氏。所。主。張。改。更。之。選。舉。法。並。未。提。出。議。案。亦。無。人。以。爲。可。望。提。議。者。惟。既。聞。格。氏。之。論。則。咸。以。爲。選。舉。權。之。推。及。於。工。界。其。機。業。已。大。動。至。是。國。人。方。知。格。氏。宗。旨。已。幡。然。一。變。與。初。爲。議。員。時。迥。乎。不。同。皆。曰。彼。嘗。爲。主。張。自。由。貿。易。與。廢。除。教。育。品。稅。之。領。袖。今。擬。變。通。選。舉。而。普。及。於。百。工。貧。民。使。人。人。皆。得。有。代。表。以。伸。其。疾。苦。亦。由。格。氏。極。力。提。倡。之。現。雖。尙。在。提。議。時。代。然。早。晚。必。底。於。成。可。斷。言。也。越。二。年。格。氏。爲。下。議。院。領。袖。政。府。提。出。一。議。案。凡。工。界。中。人。力。能。自。贍。者。皆。得。有。選。舉。權。時。反。對。此。事。最。烈。之。帕。茂。斯。登。已。謝。世。

蓋已去一大阻力矣。方帕氏之爲相也。苟有建議畀工人以選舉權者。必辭而闕之。且其反對之魄力甚巨。如勃拉哀脫等。直無可在下議院發此議論之機會。然持此不變。實足養革命之暗潮。阻宜民之良法。且帕氏之魄力足以震懾下議院。又使一般處境充裕之社會濡染一種輕傲之習。對於政治上之變法問題。咸視爲無事自擾。而目笑存之。故當時紳民鮮有計及於選舉法之宜變者。世固有對於內政直情徑行。絕不計及於輿論之若何者。帕茂斯登卽其人也。設有以內政改良爲言。不滿於帕氏者。帕氏則發難於外交問題。與他國尋釁。使國人之怨己者。轉而譽己。以爲彼能。潛伏他國之暴主也。大抵自是以後。英國政界中。當不復有如帕氏其人者矣。帕氏非保守黨。恆笑彼黨之守舊。然於真確之改進黨。亦鄙夷其所持之政見。以爲不足介意。若格氏之熱心改革。鏗而不舍。彼直莫名其所以然。但覺工黨之應得選舉權。與否與格氏初無絲毫關係。而何爲皇皇。若此論帕氏之待人溫良和易。亦未嘗不以國利民福爲

念。惟謂人民必有選舉權而後其幸福更大。此則殆非彼之所知矣。帕氏歿後。伯喬勒舍爾爲相。乃與格氏具一議案。請推廣選舉權。其所陳辦法。尙非過於推廣。舉舊法而悉行掃除之也。惟其更變不甚。故雖非常拘謹之人。亦無不見而贊成。不意此案竟未能通過於下議院。既而格氏知同黨之中。亦有與己反對者。蓋當時改進黨之以格氏政策爲非。而轉助保守黨以攻氏者。亦頗不乏其人。此等舉動。爲英國改進黨政府恆有之事。大抵黨人之在政府者。見其黨領袖之政。見太近共和。則不免有內懷恐懼者。有改入他黨者。甚有與反對一切。改進主義之人。聯合反對者。查英國請改選舉法之議案。前後非止一次。如一八三二年格雷勒舍爾二紳所具之議案。一八六十年勒舍爾獨具之議案。再後卽此次格氏與勒舍爾同具之議案。凡一議案出其政黨之舉動。輒如以上所言。卽二十年後格氏建阿爾蘭自治議案時。其情形亦復如此。其實一八六六年之議案。並不過於激烈。至有挑動風潮之流弊。特懼之改進黨。不免。

過。慮。耳。且。彼。等。所。以。反。對。之。故。爲。個。人。私。利。之。意。多。爲。政。治。問。題。之。意。少。而。格。氏。與。勃。拉。哀。脫。及。地。司。雷。則。惟。竭。力。以。求。達。其。變。法。之。目。的。抗。爭。未。嘗。少。懈。有。盧。勞。伯。德。者。倫。敦。太。晤。士。報。記。者。新。南。威。爾。士。之。政。治。名。家。也。時。亦。爲。下。議。院。議。員。其。人。長。於。文。學。而。見。識。不。甚。明。通。故。於。變。法。之。舉。恆。深。惡。而。痛。絕。之。常。謂。國。民。之。所。最。急。者。莫。如。學。問。人。苟。不。能。誦。希。臘。臘。丁。文。字。又。安。能。選。舉。人。故。其。對。於。百。工。貧。民。直。視。之。如。草。芥。且。昌。言。之。而。無。所。諱。宜。其。於。格。氏。一。視。同。仁。之。政。策。柄。鑿。不。相。入。矣。當。時。反。對。黨。中。盧。勞。伯。德。實。爲。勁。敵。議。論。淵。博。足。動。一。時。之。聽。下。議。院。咸。震。而。驚。之。當。時。討。論。會。中。如。格。氏。及。勃。拉。哀。脫。地。司。雷。三。人。議。論。均。極。精。闢。而。竟。爲。盧。氏。所。勝。論。其。演。說。時。之。聲。音。態。度。較。之。格。氏。等。不。逮。遠。甚。而。一。八。六。六。與。一。八。六。七。兩。年。之。辨。論。選。舉。變。法。均。奏。凱。旋。是。可。異。也。格。氏。所。擬。改。變。選。舉。法。其。推。廣。之。選。舉。權。大。略。如。下。

一。向。例。郡。民。年。租。滿。五。十。鎊。方。得。有。選。舉。權。者。現。改。爲。自。十。四。鎊。至。五。十。鎊。如。

此可增選民十七萬一千人。

一執有管業地契者。與執有暫時租地之契者。在得行自治制度之區域內。向例此等人可有郡中之選舉權。今則推行此法於各郡。

一年已成丁之男子。如有存銀於儲蓄銀行。滿五十鎊。已屆二年者。得於其所住之地有選舉權。此等儲蓄選舉權。在郡及市鎮內皆宜有之。而在郡中爲尤要。如此。英倫與威爾士。又可增加選民。少則一萬。多則一萬五千人。

一市鎮內租戶。雖不直接納地方捐。而已銷納於房租之內者。亦與納捐人等視。一律得有選舉權。如此則年納房租十鎊者。可增選民二萬五千人。

一租屋與人同居。而另闢門戶者。及寄居他人內宅者。此等租戶。除其屋內家具外。每年租金滿十鎊者。亦得作爲選民。

一向章凡注册之選民。當選舉時。必須住居該地。擬將此律取消。

一擬照寶培內閣定章。凡政府所任用之人。住居公家房屋者。以住公家房屋者。不出租金。房屋故

均不得有選舉權。

一按照以上各項章程。合各業計之。共可增選民四十萬人。

要之此次選舉議案之所以失敗。其原因有二。一因國人之中。有壹意反對變法。凡一切新法。無論其內容若何。無不反對者。一因人民之中。有以格氏等所擬辦法。雖較勝於舊。而選舉權仍未能普及。不免怨立法之未周者。於是格氏與勒舍爾均辭職。格氏臨行時。竭其辯才。向衆演說。其議論之妙。卽就格氏生平。而論亦覺空前絕後。當時地司雷。爲極端之急進黨。惟於格氏等所提議之改變選舉案。則反對之。格氏在奧斯福大學時。嘗於辨論會中。誹議一八三二年之變法議案。至是地司雷遂引此語以攻格氏。格氏答之曰。地君。據吾少年時之議論。以詬病我。吾誠無以自解。然吾猶憶地君之評哲學家密勒也。曰。彼二十五年前之著作。吾殊不欲加以貶詞。此固見地君觀人之恕。是地君亦知不可執人夙昔之所見。以概其後日矣。乃於三十六年前。奧斯福尙未畢業之



學生則故執其往昔之言。嚴以相繩。抑又何也。且余之對於此言。固已自知其所見之不廣而深。自引疚也久矣。地君詎不知之。身為議院領袖。二十年曾不知議院之所以爲議院。乃欲舉吾少年反對變法之說。而表暴之一。若此可爲戰勝之券者。不亦僨乎。吾當日所見。蓋浸漬於鉛寧伯爾克二人之說。而有是誤。余實悔之不謂地君今日之言。卽吾少年時之意見也。以彼雅負時望之老政治家。而對於變通選舉之恐慌。乃與昔時奧斯福未畢業之學生無異耶。末又云。君等今日以變通選舉爲非。然豈能終逆後來之時勢乎。社會進行之潛勢力。非常偉大。吾等今日之辯論。不足以爲損益。時勢爲吾人之前驅。吾等所執之旗幟。今雖幾於下偃。然不久將復飄揚於天空。行見三島之民。聯合而堅持之。以爲奏凱之具。事雖非易。爲期當亦不遠。諸君請拭目以俟之耳。格氏此一席之演說。既顯然自承其所抱改進主義。而地司雷遂爲所絀。

變通選舉議案既失敗。勒舍爾內閣均辭職。英后意甚不願。謂普魯士與奧地

利亞將開戰。此時改易政府。甚爲危險。顧勒舍爾等退志已決。乃於六月間宣布辭職於下議院。院外之人聞是事也。頗爲駭異。旋有萬餘人。集於倫敦之脫拉弗爾加街。聲言吾等皆願贊成變通選舉。其贊助此政策之議員。馳行道中。過格氏之居。皆唱祈禱詩以頌美格氏。時格氏適他出。其家屬以禮答之。格氏以提議變通選舉而爲衆所歡迎。蓋自此始。而英倫之北境與中境。其通都大邑。亦皆開會。以表歡迎之意。既而各地聞風響應。咸稱格氏爲改進黨之領袖焉。爵紳好伍湯云。格氏以熱心變通選舉而黨人之歸心於彼者驟增三百人。其他下議院員莫不畏其魄力之巨。使格氏再持以一二年。當不難成其所志也。

格氏與勒舍爾既辭職。寶培地司雷復入政府。按地司雷與羅勞伯德之反對格氏。其措詞之根據。則謂如格氏所言將舉英國之政府。而委任於愚昧粗忽者之手。其危險直不可思議。附和之者遂皆爲是言所動。此選舉議案之所以

終歸失敗也。

### 第八章

寶培既執政權。宣言於改變選舉問題。不論何時。遇有相當之機會。當以完全之自由權處置此事。既而工界中人。以前內閣不允改變選舉。大生怨望。頗有騷動之象。勢洶洶不可遏。蓋上屆格氏等所提之變法案。雖遭失敗。而人心固已大動。益以勃拉哀脫之迭次演說。均有激動社會之魄力。而政府變法之意。乃益決矣。一八六七年二月。議院開會時。英王復以注意選政爲言。於是度支大臣地司雷蒞下議院。聲言政府已深知改變選舉之不容復緩。且爲內閣成敗之所關。故已決意實行。且宣布政府改變之宗旨。及辦法大綱。越十餘日。地司雷復宣布詳細章程。凡邑民以歲納稅金六鎊爲率。郡民以歲納稅金二十鎊爲率。皆得有選舉權。其他凡曾買國債票滿五十鎊者。或每歲能有儲蓄款三十鎊者。亦予以選舉權。又納有直接稅二十鎊者。卽爲合於選民資格。此外

如傳教士。教會各職員。專門學員。及得有教育文憑之學堂教員。皆爲選民。惟約茅斯蘭加斯德來甘脫奈斯四邑。應削去其選舉權。有二十三邑。因居民不滿七千人。合併舉議員一人。議院更以三十議員額數。分配於各地。北方及中央之新建各埠。得十四員。各郡得十五員。倫敦大學得一員。其多歐漢摩雷在倫敦之第二區。得選舉兩議員。尙有新置之鄉區數處。每區得增舉議員二人。統計各地選舉團。可增二十一萬二千人。各郡可增二十萬零六千五百人。地司雷之選舉案既發表。其同僚中三人。以其違背上年宣布之保守主義。辭職而去。皆一時重要人物也。爵紳顯富次培雷致某人書云。異哉。格蘭斯頓所建之議。其反對黨竭力以諍之。因而代其位。時逾六月。而其自行提議者。乃直與普通選舉不甚相遠。何自相牴牾。至於此也。其實地司雷之政見。非不知選舉變法之宜急進也。惟以與保守黨素相聯絡。而當時彼黨中別無能與頡頏之人。故地司雷遂乘機而爲之黨魁。究其存心。於一般頑固之徒。堅持推廣選

舉。有。害。於。國。之。意。見。者。亦。甚。鄙。之。故。能。聽。從。下。議。院。急。進。黨。之。言。而。所。提。之。變。通。選。舉。議。案。其。界。限。遂。尤。廣。於。格。氏。及。勃。拉。哀。脫。所。云。也。

當一八六八年地司雷之爲政也。名爲首相。而大權實不在其手。自改變選舉問題議決後。改進黨之意見。已融合爲一。故苟遇可以秉權之機會。卽不難協力以推翻政府。議會既開。格氏卽具呈一議案。請廢阿爾蘭之教會強迫捐。此案遂卽通過。定爲律。既而阿爾蘭議員某具一議案。下議院委員審查會。討論其事。格氏與焉。格氏謂阿爾蘭之動與英政府齟齬者。緣英政府之處置阿爾蘭。實有不公平之處。其事計有六大端。阿爾蘭之國教會其一也。吾等急宜承認阿爾蘭應有宗教平等之權利。蓋格氏早懷廢除阿爾蘭國教之意見。自一八六五年討論笛爾文議案時。演說中已露其端。其言曰。吾等苟爲謹慎小心之人。則當預備後來之事變。而思所以弭其危險。吾等苟爲勇敢豪俠之人。則於待遇阿爾蘭人之種種缺點。宜悉掃而除之。以免貽笑於文明世界。吾等苟

爲。慈。祥。惻。隱。之。人。則。宜。垂。聽。於。阿。爾。蘭。人。所。呼。籲。之。疾。苦。試。觀。阿。人。之。遷。徙。於。外。者。紛。紛。不。絕。斯。卽。其。疾。苦。之。明。證。矣。吾。等。不。當。設。法。拯。救。之。乎。吾。等。苟。欲。勉。爲。公。正。之。人。則。宜。視。理。所。當。爲。者。而。爲。之。且。當。常。以。數。語。銘。於。心。曰。情。勢。既。著。時。機。已。至。而。猶。遲。延。不。決。則。無。能。爲。之。日。矣。及。此。案。經。再。三。討。論。攻。擊。政。府。者。居。大。多。數。而。地。司。雷。內。閣。之。失。敗。遂。伏。於。此。

選。舉。期。既。屆。按。照。新。改。章。程。南。蘭。加。休。已。分。爲。兩。選。舉。區。格。氏。決。意。謀。爲。西。南。區。之。議。員。竭。力。演。說。其。政。見。當。時。蘭。加。休。屬。境。如。聖。希。倫。斯。滑。靈。吞。利。物。浦。牛。敦。橋。惠。干。摩。奧。摩。斯。克。等。處。氏。皆。往。演。說。極。言。教。會。不。當。爲。供。給。少。數。人。而。設。反。覆。辯。論。輒。千。百。言。縱。其。大。旨。一。言。以。蔽。之。曰。阿。爾。蘭。國。教。會。應。否。設。立。而。已。是。年。十。一。月。議。院。閉。會。及。新。議。院。召。集。則。當。選。者。改。進。黨。實。佔。優。勢。惟。蘭。加。休。人。對。於。改。正。教。之。熱。度。甚。熾。格。氏。知。議。員。一。席。不。可。必。得。乃。兼。爲。兩。地。之。候。選。人。蘭。加。休。議。員。卒。爲。克。洛。斯。所。得。而。格。氏。則。就。格。凌。維。志。之。舉。先。是。格。氏。嘗。自。

爲行述。至是付諸梓。中間自敘其生平對於阿爾蘭教會之種種意見。甚爲詳盡。十二月。地司雷與其同僚均辭職。英王乃召格氏。令其組織新內閣。格氏勞身苦思。戮力於政界者已五十三年。至是而得君行政之志。乃大遂矣。廢除阿爾蘭國教會亦一下議院困難之問題也。按國教會卽英吉利教會。以國家之名義設立。其費用則仍取之於國教外人。而由政府支配之。其教會中一切教授之道。阿爾蘭人皆不樂從。反對者六人而五。則此教之不洽輿情。概可想見矣。提議廢去國教會之阿爾蘭議員。爲梅魁歐。其人品行才力。凡下議院之各政黨。皆敬服之。嘗詆阿爾蘭國教會。謂爲不經見之怪物。卽英吉利改正教之名人如薛德南者。於此會亦頗有貶詞。曰腐敗如阿爾蘭國教會。求之歐亞非三洲。均未之見也。勃拉哀脫於討論此案時。痛詆此會。其措詞之激切。與梅魁歐等。聞其言者。乃知此亦極重要之大問題矣。蓋此案討論。歷四夕之久。至第四夕。格氏起而言曰。阿爾蘭之國教會。有不能不廢之勢。此其時矣。於

是議院中。凡明理之議員。莫不同聲一致。贊成此說。時一八六八年三月也。夫格氏固贊成英倫之國教會者。其爲之辯護也。無所不至。而獨於阿爾蘭之國教會。則其反對亦無所不至。是何故歟。此無他。凡當時贊成英倫國教會之辯論。實無一非反對阿爾蘭國教會之辯論也。蓋格氏等以爲凡贊成英倫國教會者。乃代表英吉利大多數人民之意。其教會中一切舉動。皆此大多數人民所願行者。此卽爲英倫國教會之干城。而亦卽阿爾蘭國教會之所以受攻擊者也。故當時有言。凡英人愈熱心保護自己之教會。則其反對阿爾蘭國教會之心。亦必愈烈。因阿爾蘭教會如發霉之麥穗。爲風所吹。則其旁無恙之穗。亦必濡染其氣息。而同歸腐敗。故兩教會實有難於並存之勢。格氏發起此議案後。贊成提議者甚衆。首相地司雷宣言。應解散議會。更選議員。及更選後。改進黨既仍佔優勢。而格凌維志之選舉團。又皆極端之急進黨。格氏對於舉主。宣布其欲廢阿爾蘭國教會之政策。格凌維志之人。殆無不知此會之種種腐敗。



而格氏之政策。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者。格氏以爲治理阿爾蘭。宜取法於昔時福克斯之言。福克斯嘗謂阿爾蘭人於政治上。多得一分自主權。則其對於英國。卽多一分感情。而英人。卽多受一分利益。故治阿爾蘭者。當以能洽彼等輿情爲第一。義阿爾蘭應除之弊。計有三大端。其流毒甚於蛇蝎。一爲國教會。一爲租地章程。一爲國民教育章程。及地司雷罷相。格氏組織內閣。務欲舉此三大弊而埽除之。以造福於阿爾蘭人。格氏以勃拉哀脫爲國務大臣。勃與格氏有同志者也。於是請廢阿爾蘭國教會之議案。遂通過於上下兩議院。改國教會爲自由設立之監督會。而格氏第一件阿爾蘭大變法之事。以成。

### 第九章

閱時未幾。格氏則又從事於第二件之變法。卽改良阿爾蘭租地章程是也。此等租地章程。爲世界文明各國所詬議。非一日矣。阿爾蘭者。農國也。其人民之生計。全恃農務。故以擁有田土爲生計之第一要義。而阿爾蘭之地主。除厄爾

斯德一省外。皆居田土爲奇貨。往往任意壟斷。佃戶不得不唯地主之命。是聽否則無田可耕。惟有待斃而已。又地主之租田於佃戶也。其地本荒蕪。不毛者。任佃戶朝夕勤劬。竭全家開墾之力。化磽瘠爲膏腴。迨至田中所產。足以供養其室家。而地主卽量其所入。從而增其租額。佃戶自不免有怨言。地主卽下逐客之令。轉租於價值較高之他佃戶。時惟厄爾斯德省之大部分情形。稍異。所定章程尙能顧及佃戶之權利。蓋由習慣法而成爲定律者。其故由該省居民半係蘇格蘭人。性既強悍。又多以製造爲業。不全恃農田。苟欲施以西南兩方所行之章程。其人民必不能忍受。地主雖欲逞其權力而不得也。按厄爾斯德之租地章程。凡佃戶苟於最初所定之租價。按時照付無缺者。得繼續耕其所租之田。地主不得增加租值。佃戶如欲還田。地主當按其開墾之費。酬以相當之值。又佃戶於未滿租期內。得自覓他戶。以佃其田。并售其所有之種種權利。地主應卽承認爲繼續之佃戶。格氏欲舉厄爾斯德之章程。推行於阿爾

蘭全境改良租地之法。當帕茂思登爲相時。嘗有以此建議。欲以息阿爾蘭之風潮者。帕氏答言。厄爾斯德所行之法。殊有損於地主。乃彼等之自行失計耳。聞者知帕氏欲以此塞諍議之口也。惟勒舍爾則謂是言非正當之論。蓋帕氏以爲此法殊欠公允。斷不能行。然格氏則正欲舉帕氏之所謂不能行者而行。其意以爲各種營業均由國家定爲律法。使人民遵守之。田土之交易豈容獨異。且其必需有一定之法律也。較他事爲尤要。若聽民間以個人之意見。自爲處置。得任其權力以推廣田土之所有權。而於租田之際。逞其壟斷。是舉佃戶之生命而悉委諸有田者之手。佃戶於耕種多盡一分之力。轉於己多受一分之損。徒令田主得因以爲利。豈公允之道哉。

當議院之討論是事也。有言田主與佃戶訂約。應有自由之權。田主初未嘗強迫佃戶以必納其所增之租也。然而說也。與杜麥斯氏小說中語無異。其言曰。巴黎有某富翁。爲意大利之盜所擄。富翁飢甚求食。盜謂之曰。牛羊酒果。惟

汝所欲。顧必需代價。富翁曰。但得一雞與酒。若干足矣。盜允之。而索價甚昂。富翁大怒。盜惟應以冷淡之態度曰。欲與不欲。聽爾自便。此乃訂約之自由。權固未嘗強迫爾以必欲也。嗚呼。彼阿爾蘭之地主與佃戶之訂約自由。何以異於。是彼等誠未嘗強迫佃戶以必付其所增之租。特佃戶不付。勢不得不交還其所墾熟之田舍。投身養貧院。則無以爲食耳。凡一國中所有營業。如五金。礦。磨坊。工廠。商店。戲園。鐵路公司。以及工人之於學徒。女主之於奴僕。無不經政府爲之定律。使主人與夥役之交涉。皆有應守之章程。然則阿爾蘭之地主。應否由政府規定其權利。此亦一重要問題也。顧當時之人。頗有以格氏之建議爲驚世駭俗者。殊不知格氏之意。不過欲令租地章程一如其他各業。均由政府規定。而不令地主得自爲法令耳。

格氏於提議改良租地法之前。先舉阿爾蘭田土問題。細加研究。恐建議或有所不當也。蓋格氏雖嘗建廢除阿爾蘭國教會之議。然教會情形。格氏自早年

時。卽已深知其底蘊。人苟與之辯難。格氏固不難舉其得失利弊。而一一闡發之。如指諸掌。至租地問題。情形極爲複雜。又爲格氏生平素未措意之事。一旦欲加以研究而爲提議之預備。直與學習他國語言無異。非窮年累月不可。乃格氏聰明過人。曾幾何時。而阿爾蘭田土情形。已盡悉於胸中。在他。人。萬。不。能。有。此。速。效。宜。其。莫。不。驚。而。異。之。也。格氏在下議院。解釋其所具之議案。非常清晰。又極詳盡。以極繁重之問題。能以極簡單之語。說明其綱要。使聽者無不了然於心。當時有阿爾蘭法律員數人。熟知其地田產情形者。助格氏辦理此事。亦皆嘆服格氏之才。及議案經上下兩院公議。雖未嘗無一二反對之人。然其力甚弱。故此案卒得通過。夫阿爾蘭之租地問題。實爲彼省大政之一。至今議院中。猶研究未已。改進保守兩黨。皆屢以爲言。欲再求改良之法。惟格氏一八七十年之提議。實爲創舉。今之議者。無非欲本其意。而擴充之。非能廢格氏之法也。格氏之法。在使阿爾蘭之佃戶。於所墾熟之田。亦得分有其權利。是亦政

治上革命之一端。雖不能於旦夕之間驟得完滿之效果。然既立標準。使後之立法者有所依據。以進行。故阿爾蘭之改變租地法。可謂彼省新時代之開幕也。

格氏初秉政之數年。日皇皇焉。以變法爲事。方其殫精竭思。更新百度。往往貫徹。始終不少懈怠。其所改革。更僕難數。而英吉利國民教育之發達。其偉業亦自格氏始之。蓋其時英倫境內。於小學教育。尙未有通行之定章。政府雖撥款若干。以教育貧窮子弟。而其數殊微。所及有限。以是英國之民智。在全球文明各國中。恆瞠乎其後。較之歐洲之普魯士與德意志聯邦。固望塵弗及。卽以視美洲各聯邦。亦遠遜之。英人至是。始知初等教育之急宜振興。而負其責者。實在政府。時有識之士。頗有建議及此者。格氏深然之。一八七十年。由掌印副大臣福斯德提出此案。通過於兩議院。遂著爲律。自是以後。英政府及議院。對於教育問題。亦如阿爾蘭租地章程。迭經討論。加以修改。至今猶未已也。

其次爲選舉投票法。先是英國選舉議員。皆當衆宣布。無投票之法。至一八七一年。始有建議用選舉票者。政界中人。多反對之。格氏初亦爲反對者之一。及歷經體驗。乃曉然於投票選舉。法無善於此者。獨著名哲學家彌勒約翰。則適與格氏相反。蓋其始贊成投票。而其後轉極力反對之也。此案旋通過於兩議院。自是迄今。凡英國政界中人。無以投票法爲不然者。則其法之善可知矣。蓋祕密選舉法。未行以前。貧民欲選舉。何人往往不能自主。而惟聽貴紳富室之指使。如爲佃戶。則不能不舉其田主。爲店夥。則不能不舉其肆主。爲廠工。則不能不舉其廠主。是雖有選舉之權。亦徒爲他人作傀儡而已。由今思之。以當日號稱開化之國。而猶存此做法。殊不可解。自易以投票。而此等流弊。遂一掃而空之。宜其可以通行而持久也。

英國通行法之最腐敗者。莫如武員之鬻職。凡武員欲致仕者。其下級之武弁。得出資購其官職。以後升階。亦可次第購致。此亦世界文明各國罕有之例。格

氏決意欲廢之。知上議院必起而力阻。凡武職賣買例。須由君主允准。故欲廢此法。非得英王之允許不可。格氏乃警愬下議院員提議。請廢此法。上議院果拒之。格氏乃按照憲法上首相應行之職權。力言於英王。維多利亞者。英歷代君主中之最重要憲法者也。立從格氏之請。下詔停止武員鬻職。國人聞而大譁。卽下議院員之黨於格氏。與主張急進者。亦極力反對。彼等意爲以王命廢止鬻職。固爲法律所許。惟以議院所抗議之事。而首相遽行干涉。挾王命以箝制議員之口。其爲合法與否。固不能無疑義耳。夫格氏此舉。誠不免操之過蹙。而涉於冒昧。苟能少安毋躁。則下屆議會亦必能議准此案也。蓋廢止鬻職。論功升遷。在下議院及一般輿論。無不以爲當然之事。惟必挾王命以箝制議院。宜其不免於物議耳。今此法永不復行。無不歸功於格氏。此亦見格氏果於爲政之一端。而爲變法上之一大成績。卽揆之憲法要亦無所違背焉。

格氏嘗謂阿爾蘭有三大弊政。一爲國教會。一爲田土章程。一卽大學校之教



育法也。國教會與田土問題業已次第改革。所未改良者。大學之教育耳。格氏見時機已至。遂毅然從事於此。阿爾蘭境內。有大學二處。其一爲都伯林大學。係改正教俗稱耶穌教之大學。非改正教中人。不能得其學位。其一名王后大學。設立較後。專授各種科學。而不及於宗教。故爲天主教徒所不喜。阿爾蘭人民信天主教者。居其大半。乃其兩大學校。一則歧視天主教徒。不得與改正教人同一優待。且設爲種種苛待之法。一則天主教人以其不重宗教。故不願入。舍此又別無大學。故天主教人深望國家爲設一官立大學。此念蓄之已久。熱心教育之士。鼓吹不遺餘力。願政界中大多數之意見。以爲天主教之大學。而由國家出資設立。於事實多所窒礙。天主教人爭之曰。彼特伯林大學。非由官款設立者乎。若王后大學。亦得國家之補助。金矣。何獨於天主教而靳之。於是格氏建議。擬以都伯林大學校改爲阿爾蘭之國家大學。除教授外。得兼爲考試之用。其都伯林原有之脫利尼的書院。考克及培而翻斯德各書院。與現在所有

之天主教大學。此大學係由私家設立。未與政府立案者。均作爲新立大學之分院。新大學經費之所出。一取之於脫利尼的書院。院中甚富。一取之於政府提存之公款。一取之於學生脩金。一取之於阿爾蘭教會入款之羨餘。脫利尼的書院與其他各分院。均得自訂規章。新大學中所設學科。必俱適於各種教會。凡易啟教派之紛爭者。概不列入。考試時亦不得以此命題。惟各書院得授神學道德學。及近今史學。中央大學於此三者。皆不列教科。其所以如此之故。乃用斯多歐彌勒之說。彌勒之言教育也。謂國家大學。不應教授神學道德學及近今歷史。此數者付諸私家之教授可矣。格氏以此說列於議案。卒因此而大受攻擊。以爲既稱大學。不當屏此三者而不教。雖有所本。其說要不可行。當時攻格氏者。且兼攻彌勒也。而以地司雷爲尤甚。謂大學名義。含有普及世界之意。而其所設教科。乃不能普及。則安得謂之大學。蓋地司雷之學識。遠出格氏與彌勒之下。但知望文生義而已。宜其有此詬病矣。使當時政黨及一般社會。能稍明哲學之理。

則格氏之建議。當必有贊成之者。乃當時之人。幾無一不反對此議。遂致無效。蓋英倫之非國教徒。利卽不信英吉既反對以公費助天主教大學。阿爾蘭之改正教徒。又以其欲破壞都柏林建設已久之大學。深爲不懌。而天主教中人。則尙不滿意於格氏所議之辦法。謂其對於天主教徒。未盡公允。於是改正教議員。決意反對此案。地司連素爲格氏勁敵。討論此案時。冷嘲熱諷。一如其昔日之施於格氏者。逆料格氏必失敗。欣喜溢於辭色。然格氏態度至爲沈靜。演說亦甚簡嚴。惟自謂前次國教會及租地兩問題。皆引阿爾蘭議員爲助。故勝。今因與彼黨分離。教育章程不克與謀。遂至失敗。良可惜也。然此案亦不得謂之大失。蓋贊成再讀者。僅少三票而已。格氏遂辭職。英王召地司雷爲相。地氏知時機未熟。恐滋物議。力辭不就。格氏不得已。仍行相事。然自知權已不屬。必有甚形困難者。且格氏自入政界以來。夙夜兢兢。不遑啓處。其所表見之政績。無一非勞身焦思。以圖之。其精力亦已就衰。夫首相之政策。既不能見信於人。

民之代表而猶居其位。其辦事之魄力固已可知。苟度量較狹之人於此等有  
名無實之相位。必已掉頭去之。不俟終日。而格氏則不然。然其熱心公益。出於  
天性。苟有裨於大局者。卽不惜屈己以就之。固非不知其位之不久而去位之  
卽在目前也。其實英國政界中有一積習。往往政治經幾度改革之後。改革之  
力已竭。反動力卽隨之而生。方格氏入相時。人心之渴望變法。大有一鼓作氣  
之勢。格氏遂利用之以施展其種種政策。今則政界諸人既已再衰三竭。而一  
般人民亦復厭談變法。故就英倫而論。有數大要政。議院中均置不遽決。至於  
人民則於國政漫不研究。所贊成者不過隨聲附和而已。而政府之進退往往  
取決於此等人之意見。彼等嘖有煩言。既厭更張之太甚。而因以不悅於格內  
閣。以格氏於變法孜孜不已也。然格氏深知己若遽去。則政界與議院必有  
暫時困難之影響。故不得不姑忍此五日。京兆之惡況。白克謂此乃高貴之屈  
辱。信然。且格氏雖當將去之時。猶勸議員法色德建請廢都柏林大學限制他

教人入學之議。向例英國大學校凡入學者必試以英吉利國教中語能答者則知爲國教中學人方許入學否則不納此事本爲

格氏所計畫之一端。而當此短任期內。其權力之能施於阿爾蘭大學教育者。亦惟此而已。此雖非鉅大之變法。而格氏亦必盡力爲之。求得完全之效果。而後已者。蓋以爲所裨雖微。究勝於無所爲耳。

英國自阿拉巴麻案出現而改進黨政府之傾覆。卽肇基於此。當時有謂內閣之改進黨人頗有意見。內自不和。於是改進黨之聲望大減。而各地之選舉。改進黨者。遂日見其少。蓋至是而人民之於改進黨。其反動力之膨脹已達於極點矣。阿拉巴麻一案。貽格內閣以困難者也。以余論之。格氏於此問題。其採用調停主義。實爲其生平至善至勇之舉。一八七一年五月華盛頓之約。足以維持國際之交誼。俾免破壞。而英美二國亦因是不至釀成戰釁。卽此可以見格氏之意實以保存平和爲世界莫大之幸福也。先是美國南北戰爭時。南美國盟諸國向英國船塢定造快船五艘。以捕北美之船。北美水師及商船遭毀壞。

者甚夥。快船中之最著名者曰阿拉巴麻。搜獲北美美船。多至七十艘。此船司駕駛者均爲英人。管礮者皆爲英海軍中之後備兵。其俸餉亦皆由英發給。所懸船旗。亦係英旗。當阿拉巴麻船定造時。美政府曾馳書告誡英國。勿任此船出海。英國不聽。於是此船供南美巡捕之用者二年。美人嘖有煩言。向英政府詰責。并索賠損失。兩國爭辯此事。文牘往還。歷數年不決。其初英政府不任受咎。既而寶培發議。謂此事宜付仲裁。爵紳克蘭倫深韙其言。擬由英美兩國延律師斷結。而美議院不允。英政府聞美總統向下議院宣言頗激烈。乃允遣專使赴華盛頓。與美人協議一切交涉未結之案。諾斯考脫與焉。諾爲著名之保守黨。旋以兩國同意。立約於華盛頓。英國以聽令阿拉巴麻船出口。深自道歉。願由仲裁了結。兩國乃請巴西瑞士意大利三國居間。一八七二年。五國均遣專使會議於瑞士之遮尼法。判其曲直。卒定英人違犯中立之罪。賠償一千五百萬元。大西洋兩岸各國。凡明理之人。無不贊成此事。謂如此可免兩國戰禍。

而英人之中。頗有以賠款爲不然者。因是不悅於政府。尤痛詆格氏。在格氏以英美同文之邦。不宜以此區區者。傷兩國之感情。而其反對格氏者。則謂其不顧國體。格氏同僚陸氏極力辯護。謂英若不願賠款。則兩國勢不免以兵戎相見。美人樂於戰鬪。一旦兵連禍結。無論吾英勝負。若何。要其所失。必將有遠過於今日之賠款者。由是以談今日之約。所保全者。蓋不少也。然反對之徒。轉因陸氏之言。而益加訾議。諺所謂。豈能盡如人意者。其是之謂歟。顧格氏則惟行吾心之所安耳。豈暇計悠悠之毀譽哉。

當格氏第一次內閣之將傾也。大有朝野交攻之象。其在政府與格氏共事者。惟一二人爲其舊友。格氏於公私交際之界限。區別甚嚴。方其辦公時。非不和藹。易親公事。既畢。則自非素識之人。未嘗以有同僚之關係。遂引而親之。當時內閣某員對人言。余與格君共事有日矣。顧除改進黨會集以外。彼未嘗一邀余至其家也。其介介如此。又官廳以外諸員。欲謀一職事於內閣。往往不遂所

願。卽黨於格氏之議員。其性情和平者。亦以爲吾等費若干之資財。若干之精力。以助政府。而不能得格氏絲毫之惠。則皆不免於怨望。其議院中僞託之改進黨。與純粹之保守黨。對於格內閣之意見。尤不難懸揣而得。僞託之改進黨。以爲此四年中。格氏變法太驟。絕塵而馳。殊有顛蹶之慮。保守黨則以其向所擁護。壟斷之種種權利。爲格氏伸張民權之故。損失殆盡。其不悅於格氏。尤甚。顧此猶就一般之政界而言也。至政界以外。亦幾無一不反對格氏者。蓋其自命愛國者。流不惜犧牲他人之生命財產。欲以爭雄於他國者。以格氏於國際交涉。動持不欲用兵。不喜干涉主義。而出於調和。則爲之憤惋。而不平。尤奇者。十九世紀之首相。熱心基督教。而信道彌篤者。殆惟格氏一人。而一般傳道之教士。亦羣起而攻之。乃至與酒肆飯館主人。聯成反對之團體。蓋此等營業。曾受改進政府之取締故也。

不特此也。當時下議院議員中。亦頗有足滋物議。貽累於格內閣者。彼等假託



改進名義。建自私自利之政策。稅及苛細較及銖銖。幾欲舉人民有限之生機。盡奪之。以爲快。於是。有起而抵抗者。劇場中。至演劇。以嘲之。彼等不能堪。乃訴之。張伯倫。求爲庇護。又復。自相衝突。益爲輿論所不容。究其所志。蓋不外於利祿。遇有美缺。輒相競爭。不得。則怨詈隨之。忽而某人辭職矣。忽而又傳聞某某等。欲辭職矣。會度支大臣陸氏。調任內部。度支一席。謀者數人。格氏不得已。不復委人。而自兼其職。議院迭次改選。亦復無效。各報紙咸紛紛譏制政府。地司連尤。以有機可乘。力攻格內閣。且歷指其將覆之兆。未幾其言果驗。

一八七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夜倫敦政界中。忽得一令人驚異之消息。風聲所播。茶會酒肆。無不屬耳。國務大臣門外探詢者。絡繹不絕。各報館亦擾攘終夕。電報局傳遞電信。無片刻暇。及至翌晨。而此可驚可愕之事。遂發現於各報。此事爲何。則曰。格蘭斯頓。決意欲解散議院。改選議員。以冀恢復改進黨政府之權力也。格氏向選舉團演說。聲明所以解散議院之意。謂余今者。雖尸相位。然

已名存實亡。卽欲稍謀公益之事。而苦於權力不全。徒令余欲去不能。余之困難甚矣。余又安能再忍。故不得不解散議院。以冀重選諸議員。或有贊助余之政策者。如得遂此願。使余之權力依然如故。則余於財政上尙有種種改革之計畫。可以行余之志。卽如所入稅一端。余擬設法廢去之。此亦財政計畫之一也。顧格氏此等演說。既登於報。重以解散議院之言。國人咸爲震動。卽其黨於格氏者。亦大有微辭。蓋是時議院已近閉會之際。有改進黨議員數人。自忖下屆更選時。恐難當選。故甚不願議院之半途中止。彼等初不解格氏用意之所在。但以爲薄待彼等而已。皆曰。吾等遇事。以誠心贊助格內閣。而彼乃絕不爲吾等計。是何故耶。夫以此等議員之見識。徒營營於位置之得失。宜其不足以知格氏之用意矣。在格氏之意。以爲凡爲首相者。如已失大多數人民之信用。豈容一日居其位。若猶戀棧不去。是爲卑鄙。故欲觀國人之嚮以定去留。至議員之名位。其所以足重者。以其能藉此位之力。爲舉主及國民謀利益耳。否則

僅一虛位有何價值乎。及大選舉之前。格氏竟以首相之位望。出爲格凌維志候選議員。躬赴格凌維志。凡勃臘克希士有大聚會。必往演說。英國之政治演說家。其著名者計有三種。一爲下議院之演說家。一爲講臺演說家。如在聖若迷士堂大會時演說之類。一爲廣場之演說家。則聚聽者尤衆。此三種演說才。一人輒不能兼備。故長於下議院之演說者。使之演說於聖若迷士堂或廣場中。恆見失敗。而講臺上之演說名家。爲衆人所歡迎者。及至下議院。其措詞或未能合度。格氏之演說於勃臘克希士也。乃廣場之演說也。此爲其生平從未經歷之事。其演說才之能否合宜。尙不可知。且格氏向來之演說。往往過於雅馴。施諸廣場。聽者之程度。萬有不齊。亦難必其雅俗共賞。故論者咸爲格氏危。不意格氏當演說時。聲音宏亮。搖蕩迴旋於半空中。聽者直不遺一字。在格氏此次聚精會神以爭存此垂絕之內閣者。可謂不遺餘力。然卒無救於格氏內閣之傾覆也。及乎選舉案揭曉。而保守黨之當選者。約多五十人。夫自改進黨組

織政府以來。努力變法。成績不爲不多。效力不爲不鉅。而改進主義。既達極點。保守主義。又起而代之。是亦人情之趨向使然矣。格氏見衆意不屬。立即辭職。向例政府當大選舉時。雖已失敗。然首相不遽退位。須俟新議院開會。經下議院多時討論後。聲言舊政府已失信用。然後可以辭去。然此等辦法。徒費時日而已。故一八六八年地司雷於選舉揭曉後。不待議院開會。即行辭職。此實創格。而格氏即仿而行之。實較優於舊例矣。於是王召地司雷組織新內閣。地司雷始不復辭。欣然就任焉。

方新議院尙未開會之時。而改進黨中。又得一驚人之消息。先是數年以來。格氏於公朝私室中。向人言願乞骸骨者屢矣。嘗謂吾自二十三歲。卽入仕途。四十二年於茲矣。顧瞻同輩。半已凋零。若余今日之年齒。在他人或爲從政之開始。而余則可以奉身而退矣。蓋格氏平生見他人終身仕宦。老死而後已者。深以爲非。故其急流勇退之心。初不自今日始。當一八六三年間。格氏語爵紳勒

舍爾自言不願居政界過久。既而與主教維褒福斯談論。則謂凡首相年在六十以上。而能有實惠及民者。蓋鮮。觀披爾帕茂思登惠靈吞諸人。可見帕氏所建功烈。皆六十以前之事。惠靈吞聲施爛然而六旬以後。亦無足以增其榮譽者。故秉鈞之年。當以六十爲限。格氏之持論如此。而其時之年歲。則已六十有四矣。且彼自從政以來。賢勞備至。氣體雖強。精力亦漸衰耗。又其一切家務。向以公而忘私之故。不暇顧及。今則必須自行經理。至就國家而論。經四年變法之後。國人亦欲稍事休息。而世界亦無重大問題發生。是又格氏退休之絕好機會也。三月十二日。格氏致書格蘭維爾。大致謂余年已老。不願復任政黨之領袖。余願於一八七五年議院開會之前。審思余應否仍如前狀。爲改進黨人驅策。抑要求謝余之職守。而自遂其初。如揆之於理。而覺爲自由黨員之爲善。則余將決意謝絕。改進黨耳。英政治家褒克嘗語於衆曰。君等置吾於政界。使得稍自效於國民。余實無以名感謝之意。願余於國利民福之事。既嘗盡心竭

力參預其閒而略有成績之可以表見則自今以往余其可以息肩矣雖此後或尚有一二端之進行亦未可知然即目前而論余亦可謂已達其志願而不至有虛生之憾夫此數語殆不啻爲格氏寫照且格氏是時年歲較褻克言此時尤老則亦無怪其有退休之志惟其精力異常矍鑠故人不覺其老耳

改進黨人聞格氏之辭退領袖也大爲懷喪凡人於其所利賴者當境往往蒙其福而不覺及乎既失乃始知其可寶貴改進黨之於格氏亦猶是也方格氏爲領袖時彼等詬怨叢生不惜操同室之戈直欲鋤而去之以爲快及其既退而環顧同儕求能爲格氏之替人者卒不可得且格氏一去而改進黨人所遇之困難不一而足於是失望之餘繼以怨憤其最可笑者則曰吾等今日之地位格氏實指導之今吾等既深入重圍而格氏忽委之而去是棄吾等於死地也吾等猶羣羊然牧人亡矣彼虎狼之保守黨將任意肆其吞噬則吾等不足供其一飽耳不意黨人之怨聲未已而格氏忽又如飛將軍之從天而下英姿

颯奕來酣戰也。

先是總主教泰德具一議案擬更訂宗教中禮拜章程意在廢去羅馬教之儀節。首相地司雷頗爲之助。格氏時居於鄉聞之。急馳赴議院力駁其議。然議院討論是案。竟全體贊成。當再讀時。無反對者。有老於議院之經歷者。嘗言。凡下議院易於贊成。絕無反對之事。往往不足恃。其此案之謂歟。實則此案之成爲法律。不過具文而已。徒足貽人笑柄耳。格氏見一齊衆咻勢難取勝。遂取消其所具之意見書。而以全力抗議於委員會。有哈高脫者。嘗爲格內閣之法律大臣。以附和地司雷故。極力贊成此案。與格氏辯論甚烈。此事雖於政治上無甚關係。然卽此一舉而格氏部下紛擾。渙散之政黨。亦可見其將退未退之領袖。身雖不在仕途。而遇有可以發抒之處。其強毅之魄力。雄偉之辯論。矍鑠之精神。固未嘗稍改初度耳。

自格氏力抗禮拜章程議案後。凡尊崇宗教禮節者。咸視格氏爲宗教干城。英

吉利教會。尤感其能以獨力爲彼會保存權利。格氏生平極重教務。故凡關於神學之事。常往來於其腦筋中。意有不合。輒挾全力以爭之。當其在政界時。遇有宗教問題發生。往往暫置重要之國務。而先於此伸其辯論。卽如此次禮拜章程議案。能使志在退閒之老叟風馳電掣。復出現於高談雄辯之舞臺。蓋可見矣。格氏乃著一論。登諸某日報。盛言英吉利教會之禮拜儀式。合乎法律。適乎習尚。無過不及之弊云。

一八七五年正月。格氏復致書格蘭維爾。告以將實行去歲書中之語。大致謂。揆度公私兩方面。覺今日之情形。又非往歲奉書左右時比矣。使余仍忝居改進黨之領袖。恐此後不能有所裨益。且余之效力於政界也。四十二年於茲矣。今馬齒已六十有五。不於此時奉身而退。以老餘年。又將何待。至余對於議院之政見。仍當執持改進黨主義。其有關於公益及有利於改進黨者。自當竭誠贊助。凡此當爲君之所信。無待余之贅言。抑余今日尙有一特別之事。不能不費。



余若干之時間以專心從事於此也。夫所謂特別之事果何事乎。是又一關於神學之問題也。蓋格氏所刊登日報之拜神儀式論頗爲時人所攻擊。乃復著一論登報以自辨護。當時議者以爲得主張拜神儀式之教士若而人。卽不難舉英吉利教會化爲羅馬教會。格氏聞而大笑之。謂此殆夢囈耳。格氏之言曰。自馬利女王以後。以殺戮迫行天主教之慘劇。可不復見。卽令在十七八兩世紀中。或不能免。而非所論於十九世紀。羅馬教向所自誇爲永久不變者。今則其信仰之宗旨已頗有變易。其一切法制。殆如已鏽之器具。不能不重加磨琢。而後可以自炫於世。凡崇信羅馬教者。非舍其道。德心知之自由。一切聽命於彼教。不可至於近世之思想。古代之歷史。皆非彼教所措意。故以予觀之。居今之世。而謂羅馬教復能興。十字軍於英吉利者。吾不信也。此言一出。而英屬地之羅馬教徒。大爲不懌。卽改進黨人。亦頗有以爲不然者。一時輿論譁然。格氏乃著書一小冊。舉以上所言者益

暢發之。出版後僅數星期。而銷售之多。至達十二萬部。然非難之詞。亦絡繹不絕。主教會天主曼寧與格氏素善。因此亦微有齟齬。既而復歸於好。

### 第十章

神學上之激戰。風雲方漸熄滅。而東方忽有新問題發生。使格氏精神又爲之一振。土耳其之北。有波爾夏利亞者。素爲土國所管轄。壓制於暴政者久矣。波人不能堪。遂起而謀叛。土王發兵征之。事平後大肆殺戮。男婦老幼。血肉枕藉。蓋其將士之意。以爲非夷波爾夏利亞爲平地。其亂或不免於再作也。事聞於君士但丁。其地之倫敦日報。派員往波爾夏利亞探其事。果確。既而倫敦政界得此消息。首相地司雷以爲謠傳不足信。亦不遣使調查。其態度殊爲淡漠。故當下議院討論此事時。地司雷一以談諧出之。甚謂此等報告。直茶坊酒肆中無稽之譚語耳。於是論者以爲此等傷心慘目之事。而首相直視如兒戲。不知是何居心。地司雷又言東方各國人。初非習於殘暴之行。特其處置亂民。不免

過於操切。則或有之。英人迭據訪員及其國領事之報告。知其事已信而有徵。益憤不能平。一時輿論譁然。欲求一能爲彼等之領袖者。時格氏方在哈華滕臥廬。研究神學。聞之。投袂而起。遇有開會攻擊土耳其者。輒往演說。痛詆土政府之無道。當時有加拉哀爾者。伏居不問外事。至是亦憤土政府虐待歐洲東南境之屬民。致書某會之發起人。謂非擯其國於歐洲之外不可。格氏又著一小書。曰波爾夏利亞之恐怖與東方問題。大旨謂欲保衛土耳其境內之基督教民。計惟有逐去土國所置之官吏而已。詎反對格氏之黨。卽以此言爲口實。謂格氏之意。欲盡去歐洲之土耳其人。而易之以俄羅斯人也。其實格氏之意。固甚明顯。乃謂歐洲境內。不當復有土耳其之政府耳。其後一八九五九六兩年間。土耳其之阿米尼亞境內。復大殺基督教徒。設有如格氏一八七六年之抗議。則慘殺之禍。必不延至如是之久。至一八七六年之役。其結果卒令波爾夏利亞成爲獨立國。但於名義上認土王爲君主而已。波爾夏利亞自獨立。

以來政治改良國勢漸盛雖其所以能獨立之故固非一端而英人之仗義執言與格氏之力爲提倡實爲造福於彼國之莫大原因已。

原格氏所以深惡土耳其之舉動者其故固不難探索而得格氏宅心仁慈而土國好暴格氏崇拜自由而土國視人民如奴隸格氏喜平和而土國好戰爭格氏喜進化而土國則有退化而無進化不特此也其最大之異點尤在基督教之關係格氏熱心基督教見數百年來土耳其輒逞淫威以肆虐於歐洲屬地之教徒是直基督教之姦賊而尤格氏之所痛心疾首者也。

自地司雷第二次入相以來於內政初無所設施較之格內閣適成一反比例蓋地司雷以爲多所更張轉滋騷擾不如仍舊貫之爲善詎知英人之心理有大不然者以地司雷之專喜寧靜無爲也心竊厭之又思得一振作有爲者以改良內治而奮發其民氣向時反對格氏之改革太多者至是又反對地司雷之一無所爲而對於波爾夏利亞一案其舉動又不足以塞國人之望凡此種

種不啻助格氏恢復其權力。而政界之鈞衡。指顧間又將屬於格氏。及大選舉期既屆。凡運動選舉者。對於選民之演說。所揭出者僅一問題。無非曰爵紳皮肯斯非特。按即非特司雷時已受封皮肯斯之名也。之外交政策。君等贊成之乎。抑反對之乎。蓋格氏之攻地司雷也。至是而事機已熟矣。一八八十年大選舉之效果。改進黨被舉者。佔大多數。合保守自治兩黨之議員。皆不及焉。格氏被舉爲哀丁堡議員。蓋解散議會時。格氏已辭去格凌維志一席也。是役改進黨之得佔優勝。全恃格氏督率之力。固無疑者。然格氏當日。並不居領袖名義。其名爲改進黨領袖者。爲爵紳哈丁湯。首相皮肯斯非特見民心不屬。辭職而去。英王援成例。召哈丁湯組織新內閣。不成。乃以屬格蘭維爾爵紳。哈格二人。同赴文騷。覲見英王。力陳此次改進黨之獲勝。皆格蘭斯頓之功。改進黨非得格氏爲領袖不可。故宰輔一席。非格氏莫屬。英王首肯。二人復同至倫敦。謁格氏告之。格氏遂立赴文騷。卽夕進謁英王。事畢回倫敦。預備爲第二次之首相。由是觀之。彼

反對格氏之徒。非適爲格氏之助力歟。

波爾夏利亞問題。既以格氏之力。援人道宗教主義。妥爲議結。未幾。格氏遂入閣視事。兼任度支大臣。維時勃拉哀脫。張伯倫。迭爾克。均在國務大臣之列。此爲第二次格內閣。今試言其相業之大略。其於內政。頗多實惠及民。曩者選舉權。雖迭經推廣。尙未及於農民。至是則農民皆得有選舉代表之權。不意政通人和之際。忽有棘手之兩問題出現。使格氏與改進黨。不及戒備。而猝處於四面楚歌之境。其困難可想而知矣。

此棘手之兩問題。其一爲關於阿爾蘭者。緣格氏竭力主張。欲改良阿爾蘭租地章程。英人頗有議其非者。又欲立法以整頓阿爾蘭之社會。而消弭其姦宄。反激阿人之怒。當一八八十年大選舉之際。阿爾蘭一切政治問題。不暇計及。阿人之要求自治。亦尙不甚迫切。故阿爾蘭之政治上。頗有一塵不驚之象。其民雖因年歲荒歉。不免愁歎。而英人之中。頗有一視同仁。加以援助者。故阿人

亦不甚困。乃一八八十年之夏。阿爾蘭田主。以歉收之佃戶。不能如數繳租。援例奪還其田畝。遂有阿爾蘭議員提議。令田主賠償佃戶損失。此案通過於下議院。而爲上議院所駁。是歲隆冬。遂屢有行劫暗殺之案。一八八一年之議會。所議者爲懲暴律及田土問題兩案。然前一案殊無效果。愈滋人民之怒。後一案經上議院之破碎割裂。須待次年議會。加以修正。再行付議。而當時阿爾蘭人民。所欲要求者。殊不在此。彼等以爲上議院之力。足以箝制格氏。欲冀英政府爲彼等造福。勢必無效。遂欲自立議院。舉辦自治。以施行一切便民之政。英政府不允。阿爾蘭人起而反對。以政治上之不平。益以莠民之乘機附和。而阿爾蘭境內。遂騷然不靖矣。是年秋。阿爾蘭議員黨魁巴納爾。以公然率衆反抗租田章程。爲官吏所執。未加訊鞫。遽繫之獄。蓋援上年所定之懲暴律也。格氏演說於議事堂。謂所定拘人法律。尙宜加意研究。人咸謂巴納爾之被拘。地方官吏爲尊崇法律。維持秩序。保存田產之自由權。不得不爾。否則阿爾蘭境內。

犯上作亂之事。勢將靡所底止。顧余之意見。吾等非與阿爾蘭之人民有所爭執。亦非於阿爾蘭之自治有所反對。使阿爾蘭人果能自立議院。而程度無所不及。余且深爲之慶。幸而於吾英之帝國議院。決無損害。又余所敢斷言者也。蓋格氏生平政見。極爲公允。其於阿爾蘭人之要求自治。心竊許之。迨一八八二年之春。英政府一變其治理阿爾蘭之政見。決議釋放巴納爾。及其同黨諸人。蓋皆未訊而被禁者。獨阿爾蘭總督福斯德。大不謂然。自請解任。格氏謂人曰。阿爾蘭之事。其大有進步乎。乃英政府於阿爾蘭田租之律。迭次改良。自問對於佃戶。固已無所不至。當可以平阿人之心。不復有所困難矣。不意阿人終以不獲自治。意猶未足。是歲五月。英廷新簡之駐阿大臣坎文提許。副大臣褒克。均被害於都伯林。則英在阿爾蘭之困難。固尙未除也。英政府聞之。大怒。以爲去歲所定懲暴律。尙屬太輕。於是更定一極嚴之新律。交駐阿大臣執行之。雷厲風行。一切無所寬假。阿人始警服。然阿爾蘭與英政府之嫌隙。自此益深。



矣。

阿爾蘭田租問題以外。其爲患於格內閣者。莫如一八八二年之用兵埃及。是年埃及有亂。謀脫去歐洲之管轄權。英政府遣兵攻其亞歷山大城。厥後復發兵往征蘇丹。改進黨人亦頗不以爲然。勃拉哀脫因是辭職。惟改進黨以格氏平時政見。忠直無私。且咸知其以平和爲目的。故未嘗起而抗拒耳。然改進黨府之失敗。實已肇於此矣。當一八八十年間。改進黨之對於格氏。其熱誠達於極點。至一八八五年。其意境乃大變。蓋向之力助格氏者。至是已無望也。戈登英之名將也。其勳猷品概爲一時物望所歸。而隕身非洲之役。人咸惜之。於是歸咎於政府之勞師荒遠者。益紛紛矣。道路既嘖有煩言。而下議院之輿論。亦與爲轉移。時保守黨勢漸強盛。改進黨自以於用兵埃及一事。游移無定見。致受種種損失。深自媿悔。故於保守黨之彈劾政府。亦漸不復反對。而內閣國務大臣之意見。亦不能一致。至處置阿爾蘭之政策。其抱改進黨主義者。大都主張

復行懲暴律。少數之急進黨。以爲不可。謂欲綏靖阿爾蘭人民。莫如使爲自治之一省。兩黨爭執。尙未就緒。而政府所造之預算案。又大受議院之攻擊。爵紳顯甫次培雷云。觀於保守黨與巴納爾即前黨魁之聯合。以攻政府之預算案。而政府卒爲所挫。不能不目爲無意識之舉動。彼等何嘗有爲國爲民之念。特逞其忌嫉異黨之私心。以圖一己之勝利而已。此則迥非其心愛國者比。可鄙孰甚。而下議院之改進黨員。則以爲政府亦欲乘此乞退。以免種種困難。既而格氏果以行政既多棘手。同僚中復內自不和。上書辭職。英王欲封以伯爵。格氏辭之。久之。王乃以沙士勃雷爲相。時一八八五年六月也。及十一月大選舉期屆。改進黨頗爲保守黨所絀。而一般農民。則以彼等之得有選舉權。皆出改進黨之力。故深德之。而願爲之助。顧當選之數。卒不敵保守與巴納爾兩黨之多。故沙士勃雷得爲相如故。然其政府之情勢。殊爲危險。不啻一髮之繫千鈞也。至改進黨雖不在位。而其勢力固自不弱。彼黨人數既多。熱誠噴湧。復得出。

類拔萃之人物如格氏者以爲之領袖又如張伯倫者幹練勤敏實爲彼黨健將國人咸傾心焉至與彼黨反對者類皆烏合之衆氣勢渙而不聚不過藉巴納爾黨一時之助故得暫居政府其不足深恃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要之改進黨人其抵抗之力非常偉大斷非保守黨所能敵而當國家多事之秋又往往予彼黨以可乘之機會使之戰勝於政界焉

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爵紳沙斐伯雷嘗云更越一年吾等於阿爾蘭自治問題必能得一安定之結果免吾等於困難至翌年之冬此問題果又發現於政界維時各日報均載有無名氏之議論一則云如格蘭斯頓復任內閣必將慨予阿爾蘭以自治之權識者知阿爾蘭人之要求自治此又其動機矣風聲所播各政黨又皇皇焉如水之沸如火之燃獨格氏對於此事態度極爲沈默無一言之可否以是改進黨人愈覺惶惑不定不知政治上又將發生何等風潮然使格氏之心果如上文所云願慨允阿爾蘭以自治則巴納爾黨人必爲格氏

之助而保守黨必將離去政府此則可以斷言者也沙士勃雷見幾而退英王遂以一八八六年復召格氏爲相此爲第三次之格內閣。

方格氏之覲見英王而出也其黨人從之者如風捲潮湧夾道歡呼意者沙斐伯雷去歲之語其將見諸實事乎而抑知有不盡然者格氏既任事其上屆所與共事者如哈丁湯賽爾朋寶培諾斯勃羅克加林福德等皆隔歲之內閣同僚然皆逆知格氏所抱之政策宣言不願贊成并聯合強有力之反對黨如亨利若迷士高脫奈等以抗格氏其助格氏者以毛雷與赫斯謙爾爲最毛雷品行高尚而優於文學赫斯謙爾學問淵博兼精法律然兩方面勢力之強弱其均等與否未可定也夏四月格氏具阿爾蘭自治及購買田產權

之地產使不得行  
堅斷於佃戶也

兩議案交於議院反對黨得張伯倫爲之助其人果敢多才

實由政府出  
資購田主

急進黨之驍將也張伯倫復引脫雷伍林以爲己援而反對黨之魄力最鉅者尤推勃拉哀脫彼等謂格氏於此大問題何以不與商榷遽行提議凡各處選

舉團。其前列之改進黨大半反對此兩議案。而其下之黨人自無不靡然從風矣。

英國本祇兩大政黨。一爲改進黨。一爲保守黨。惟改進黨性質分爲二種。其一頗抱進行主義。其一則遇事持重喜謹守。與保守黨中之開通者大略相似。故遇有分黨取決之事。改進黨雖往往全體同意爲多。而有時或未必一致。若保守黨則無在而不表其同意。一黨恆如一人。至是則改進黨中又有一新黨出焉。是爲英阿合治黨。蓋以格氏主張阿爾蘭自治。與當年英阿合併廢去阿爾蘭議院之舉。大相違背。反對者遂組織此黨。意在保全英阿之合治。故名。當此黨初起時。自謂別樹一幟。於改進黨保守兩黨均無所屬。然未幾而黨人中領袖諸人有受保守黨之汲引。而入其政府者。則已爲保守黨所同化矣。英阿合治黨中。魄力最巨者。爲爵紳哈丁湯。其果敢有爲。才能出衆者。爲張伯倫。至勃拉哀脫。雖亦反對格氏之自治議案。而於合治黨之成立。初無絲毫關係。哈丁湯

之離去改進黨。初不足異。蓋其人胸中本無改進之真主義。故在改進黨中。初未嘗有所表見。其生平宗旨。以無事爲尙。若張伯倫之爲人。則與勃拉哀脫迥異。故其離去改進黨也。聞者莫不驚異。蓋其平時。素以懷抱急進主義。聞於儕輩。保守黨人。非目爲激烈之民權黨。則謂爲革命黨。甚或以爲無政府黨。大都畏而惡之。乃竟反對阿爾蘭自治問題。不可解也。張伯倫與脫雷伍林。均爲格內閣之國務大臣。知格氏將交自治議案於議院。先行辭職。卽阿爾蘭議員。亦有反對者。蓋此案之辦法。擬設阿爾蘭議院於都柏林。使自理其內政。而英之帝國議院中。不復有阿爾蘭議員之席。此在阿爾蘭之國民黨。本不願在帝國議院。苟予以自治。自無不歡迎之理。至其他反對此案者。亦有兩種理由。所言亦未始無見。謂國民必有選舉代表之權利。乃能盡納稅之義務。阿爾蘭人既無代表。在帝國議院。則政府將不問阿人之願否。而徵稅於阿爾蘭一也。又阿爾蘭人之居於英吉利各地者。約有二三百萬。苟無代表。設有疾苦。誰爲之陳。

於議院二也。張伯倫與其他諸人之反對大都以此二者爲持論之根據。自英阿合治黨與保守黨合而爲一。以攻擊格氏之議案。於是各大城鎮皆有彼黨人之演說。倫敦各報紙復竭力鼓吹此議案。幾爲集矢之的。其不隨聲附和者。僅一晨報一晚報而已。議院中復舉格氏兩議案內所有缺點。盡情痛駁。辯護者亦窮於詞。於是善於格氏者。力勸格氏。或依從彼等修改之議。以息羣言。或竟取消此兩議案。而另陳辦法。以見阿爾蘭自治之必要。顧格氏之同僚。則以爲自治議案。至再讀時必能通過於下議院。卽不幸而被絀。所少者當不過二三票耳。究之此等政策。必爲國人所贊成。計惟有訴諸舉主。以覘輿情之向背耳。按議院選舉主帥之辭散不意反對此案者較贊成者竟多三十票。格氏遂進謁英王。請解散議院。王以時僅七月。而解散議會竟至兩次。意頗猶豫。格氏則謂舉行更選於國人初無不便。否則阿爾蘭自治問題。一日不決。反對者卽一日不息。終年擾擾。竊未見其可也。格氏退而告其同僚曰。吾等若不解散議會。得

毋示人以怯。英王可其奏。遂於六月下解散之令。

此次解散議會。不得謂非格氏之失策。然其對於各選舉團之措詞。甚爲得體。大致謂政府此次提出之議案。議院既以其辦法爲不善而擯斥之矣。然竊謂阿爾蘭自治問題。其是非顯而易見。其所持理由甚足。今所欲質諸吾地方人士者。但期諸君能贊成此事之宗旨耳。抑不知諸君對於阿爾蘭人所要求者。願一致思否也。改進黨人聞格氏之言。知格氏於阿爾蘭自治議案。有更變辦法之意。於是向之反對者。多變計以助格氏。以去議院之保守黨員。而冀代其位。然舉主一方面之意見。則大相逕庭。此亦無足怪者。試觀英之政治家。當一八八五年之末。以阿爾蘭自治爲然者。尙不過三數人。但聞改進黨員。指摘巴納爾之舉動。而罕有贊成自治之要求者。則何怪格氏之用意。不能求喻於衆人矣。夫英之選民。其於阿爾蘭自治之說。素非相習也。據其先入之見。而斷之。殆有百非而無一是。今忽欲令其頓改初見。易誹議爲贊成。不其難歟。又況英。



人之性質於投票取決之事往往思而後行。若素非相習之問題則尤不憚再思。三思而後敢加以可否。乃如阿爾蘭之自治則彼等初未嘗有預備之時間。從容研究以深求其是非得失之故。而其事又關繫於國家之絕大變革。此其不敢漫焉贊成者也。及更選告竣而格氏反對黨之當選者居大多數。格氏與內閣諸大臣均辭職。衆意鈞衡一席殆非哈丁湯莫屬。而不知與保守黨諸員攜手以入新內閣者乃不爲哈丁湯而爲沙士勃雷。

格氏所抱阿爾蘭自治之政見雖遭挫敗而其志不衰。務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時年七十有六矣。而對於阿爾蘭事殫精竭思毫無衰邁之態。或於議院或於演說臺時而發爲文辭時而演以口說直至八十三歲猶復鏗而不舍焉。

### 第十一章

自一八八六年格氏致仕後仍退居哈華滕致力於神學。顧近五十年中。人但見其勳猷彪炳。非目爲政治大家。卽稱爲長於辭令之政黨領袖。其他一切行

詣人多忽之。殊不知格氏一生出類拔萃之處。尤在於篤信宗教。其宅心之公正。辦事之誠懇。實得力於此。少年時本有志於爲教士。後雖置身政界。而其篤嚮宗教之心。未嘗或易。卽位至首相依然。一基督教徒之本色。人或謂其竟與牧師無異。試溯其一生政見。初爲保守黨。後乃主張阿爾蘭自治。扶植民權。前後固如是其不同也。獨於宗教中一切規則。篤信謹守。數十年如一日。凡所演說。所著述。所研究。及政治上所措施。所反對。無不可見其宗教之心。理其有輕視基督教者。格氏輒斥責之。以是見愠於。斯弛不羈之徒。而多數之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敬愛有加焉。非國教徒。謂不信英音之國教者之。神學主義。與格氏異趣者也。然以傾佩格氏之爲人。故於其所行之政策。莫不願爲效力。至格氏之對於非國教徒。與非國教主義。早歲頗形柄鑿。至晚年而態度一變。此固由所處之政界地位使然。亦深知英吉利之非國教徒。能體天心。有裨政治。故也。當一八八八年間。非國教之牧師。上書格氏。贊助阿爾蘭自治政策者。多至三千七百

三十人。格氏答書嘉美。陶臨求博。士稱格氏爲英倫最純粹之神學家。非諛詞也。格氏嘗謂國中有政治大問題發生。當兩黨爭執劇烈之際。英倫之非國教團體。輒能執持道德主義。侃侃而談。非若國教會之教師。非守緘默。則轉設淫辭而助之攻云。

格氏既浸淫於宗教者深。其在議院之建議。亦往往以宗教之心理爲斷。如一八四五年因梅努斯補助費議案。而退出內閣。可見其律已之嚴。一八五七年之反對離婚議案。則以爲夫婦之配合何等鄭重。若許其半途離異。非維持倫紀之道。越十年而有請廢阿爾蘭國教會之議。以其於民生教務兩無裨益也。至因東方問題而力詆土耳其。其用意無非爲尊崇人道保障耶教。其主張阿爾蘭自治。則尤見和平公正。不尙威力。而一以順從民意爲歸焉。

若夫格氏之行政。則又息息與宗教之道相通。雖極細微尋常之事。自格氏視之。則政府無一不當負其責任。以期可對於上帝。其心以爲此芸芸之衆業。

已付託於我矣。如何而厚民生。如何而正民德。自飲食日用以至教育事業。非行政者之責。而誰責。古人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格氏之心有焉。當其卒業於奧斯福大學也。大眾舉行留別之禱告。其辭有云。願一般在位之人。力行善政。以爲上帝之榮光。增人民之幸福。庶幾審判末日。可質於基督案前。吾儕其永念之哉。觀格氏後來之事業。蓋能以此數語爲其座右銘。而努力實行之者也。

格氏之宗教觀念。既如上所述矣。此爲其性質中第一優點。其次卽爲權力觀念。夫權力觀念與宗教觀念。似乎格格不相入。然格氏則並行不悖。格氏抱負異材。早歲卽懷大志。欲所自効於社會。顧非憑權勢居領袖之地位。合羣材而驅策之。不足以發展其所志。此權力觀念之所由起也。惟其權力觀念有迥異於常人者。政界鄙夫。其所競爭。或役志顯榮。或寄情利祿。其欲得權力也。私也。獨格氏之權力觀念。仍不離乎宗教觀念。其欲得政界之權力者。無非欲得

位。行。道。求。盡。其。上。對。於。天。下。對。於。人。之。天。職。耳。其。初。爲。保。守。黨。既。而。爲。披。爾。黨。既。而。爲。改。進。黨。最。後。爲。阿。爾。蘭。自。治。黨。魄。力。之。巨。輒。能。傾。動。其。黨。人。投。艱。遺。大。所。弗。辭。也。卽。有。時。不。居。政。府。而。哀。然。爲。反。對。黨。之。領。袖。亦。復。發。揚。蹈。厲。足。以。自。見。其。才。在。國。人。視。之。固。依。然。重。要。之。人。物。也。

不。寧。惟。是。有。權。力。觀。念。而。果。敢。不。足。亦。不。可。以。成。大。事。格。氏。又。勇。於。任。事。者。也。嘗。於。故。相。皮。肯。斯。非。特。追。悼。會。中。盛。稱。其。辦。事。之。果。敢。聞。者。以。爲。格。氏。此。數。語。不。啻。自。道。危。疑。震。撼。之。境。人。或。爲。之。氣。懾。而。格。氏。無。所。懼。理。煩。治。劇。而。不。以。爲。勞。其。所。不。足。者。有。時。遇。事。未。及。審。思。貿。焉。擔。任。此。如。造。塔。而。不。問。費。之。若。干。臨。陣。而。不。計。敵。之。多。寡。其。終。輒。至。失。敗。然。愈。失。敗。而。格。氏。之。氣。愈。壯。其。用。力。亦。愈。猛。蓋。其。生。平。所。遭。失。敗。不。一。而。足。而。其。氣。未。嘗。稍。餒。其。所。以。如。此。者。由。於。性。情。之。堅。定。而。剛。愎。之。弊。亦。在。所。不。免。就。其。外。而。觀。之。氣。象。恂。恂。語。言。謙。遜。絕。不。見。所。謂。剛。愎。也。及。乎。遇。事。則。猝。然。決。斷。卽。始。終。以。之。居。恆。自。信。甚。堅。以。爲。其。所。主。

張之政策明達之人當無不贊成者而不料反對之來恆有出諸意外者其亦所謂賢者之過歟

世常謂賢者固不可測此就行事言之也顧吾以爲賢者之性情志趣亦往往有不易測者人見格氏之喜得政權也以淺見測之以爲其熱中仕宦而已若謂格氏之志惟在乎致君澤民政界之反對黨未必信也又如格氏之政見實以保守主義爲基礎而因屢建變法之議致贊成反對兩黨均以爲格氏性喜紛更而不知其誤會實甚蓋格氏非好破壞舊制以爲能特以腐敗之法制殃民病國不得不謀所以變之耳故有時雖爲時勢所迫而出於絕大之更張然其先入之保守主義仍憧憧往來於胸中以爲吾之變法非革新也乃復其所固有耳其力持阿爾蘭自治之議也謂其黨人曰阿爾蘭之自治固有舊制可循今特興廢繼絕焉耳且以吾所料阿人苟自立議院保守黨之入選者必居大多數率由舊章彼等固優爲之吾等復何顧慮而不予以自治之權耶此又

其不廢保守主義之一證已。

不特此也。格氏尊君而貴，貴有古人之遺風焉。其從格氏之急進黨員，心弗善也。甚至如上議院者，對於格氏所極注意之大政策，以淡漠應之，而延擱不議者屢矣。而格氏猶始終重視上議院，蓋卽其貴貴之心所發。推而至於日用起居周旋酬酢之地，與夫一切習尚嗜好，無在不顯其保守主義，固一確乎不拔之保守黨也。至於政治上之種種改革，如廢阿爾蘭之國教會，增加選民二百萬人，反對英阿議院之合併，皆爲大勢所驅，非出於格氏之本意。當其初且嘗竭力反對之矣。迭經體驗而後恍然於其事之不容已。格氏性坦白，故其意見之逐漸更變，歷歷可指。蓋格氏生平能納善言而無偏私之見。雖天性使然，亦其早年教育有以致之。至於自由主義，雖亦格氏所崇拜，且以此施之於政策，惟以爲民權之發達，宜由漸而致。若憑少數政黨領袖之意見而輕言改革，則其流弊滋大。格氏之入改進黨，其能逐漸進行，卒使此黨能於國中占重要

之價植者胥是道耳。

格氏淡於世俗之好。獨遇山林風物之美。輒爲之徘徊不忍去。而藝術文章亦其所醉心之具也。凡名工所繪圖畫。所彫偶像。及一切精巧之伎藝。格氏皆愛好之。尤嗜音樂。其於文學。必取其辭理兼美者。若塗澤爲工。或條理雖具而言之無文者。不取焉。最服膺和墨爾。詩人但梯詩人之詩。其著作之關於和墨爾者。自一八五八年以後。陸續行世。計有四種。又精於和墨爾詩之校讎學。爲名宿所稱賞。和墨爾生於何時。後世不詳其年月。甚有謂並無是人者。格氏詳加稽考。證明和墨爾之事蹟。與其所生之年代。有爲希臘人所未道者。其治和墨爾之學。可謂精矣。一八九一年。格氏蒞伊敦學校。語衆學生云。余童年時於和墨爾之古神詩。初不注意。三四十年後。一日與博士朴奢談論。朴君爲余言。此等古神均有寓意。殊足玩味。若不加研究。則於和墨爾之詩學。終爲門外漢耳。又謂和墨爾詩。覺人類之性情。閱歷不啻俱載其中云。至格氏之喜治



但梯詩大半發生於神學觀念和墨爾詩之神學。猶不過自然之宗教耳。及誦但梯之詩。覺其一種悲憫衆生之念。悉根於基督教之學說。故尤百讀之而不厭焉。於近代著作家。最喜戴納森之詩。嘗爲評語。登諸某報。見者咸歎爲知言。凡人長於理想者。或未必善於治事。格氏一身乃兼而有之。研究人種學家。謂其思想之天才。得自其母之遺傳。性其治事才。則得諸其父。蓋蘭加休之雷斯人。其風氣固以能治事爲尙也。格氏之同僚某嘗云。格蘭斯頓生平所確實注意者。厥惟二事。教務與財政而已。自其早年。卽已潛心於此。至老不衰。於財政上。尤有表見之成績。英國度支大臣所造之預算表。能令人稱歎弗絕者。殆無過於格氏。主張自由貿易甚力。謂欲蘇人民之困。當以此爲惟一無二之上策。故平時於各種物產之源流。財貨之消長。無不悉心研究云。

格氏性暴躁而深於克制。故不害爲賢者。遇有憤怒之事。往往面紅頸赤。聲色俱厲。然卒未嘗以意氣用事。交際酬酢之間。人有不是。輒以情恕。理遣。故人無

不樂其和易者有功不伐得名不驕與人恭而有禮無老幼男女一視同仁卽  
知識學問不如己者亦無敢慢事無大小必加探討然短於知人之明往往以  
輕信受欺其在家庭整齊嚴肅篤誠懇摯刑于之化義方之訓其足動人景仰  
者初不減下議院與演說臺之功烈也要之格氏之爲人內而骨肉至親外而  
友朋僚屬無不敬而愛之奉爲模範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格氏者其  
足以當之矣

格蘭斯頓傳 第十一章



一百四十四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Library

巴賴德傳

近世英國名人令人敬愛者莫若巴君樸誠仁藹天資敏達思慮詳慎膽識逾人其心之所宣者必達於口無所畏蕙前英國數十年情形與中國無異如選舉和平各問題足供今日中國之借鑑願政界中偉大人物尤然崛起使弱爲強矣洋裝一册價洋二角五分

英王亞弗勒傳

詳載英國當九世紀時如何外攘夷狄內修政治聯三島之民開一統之國洋裝一册價

洋二角五分

窮兵大幻辨

近來歐洲政界有最足驚人視聽之一端即英德製艦爭競之將來是也軍備擴張之競爭極致財政困難不但此也軍備擴張不已則稅餉苛征亦不已即在外交一面或可保持和平之暫局而內亂之激成兩國皆不免隱受其害矣洋裝一册價洋二角五分

亞但氏總論傳

約翰美國第二總統幼入大學肄業惟切切留心於時務凡係國事無鉅細有聞必錄即其生平行誼亦自敘其詳細均一一錄於日記之中計十二章洋裝一册價洋二角五分

78

479644